

年

卷

期

13

1

第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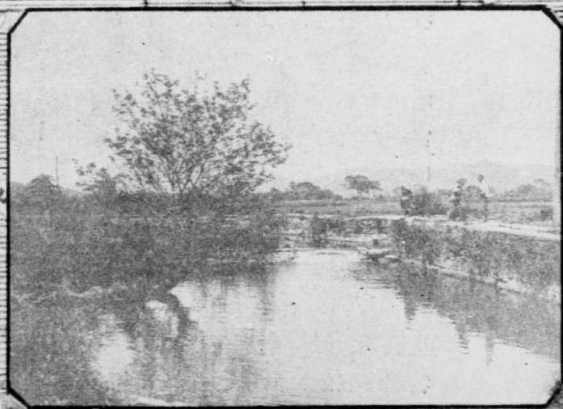
小 說 世 界

第 三 十 卷

(第 一 五 七 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1 (157) January 2, 1926



第 一 五 七 號 一 九 二 六 年 一 月 二 日

上 海 小 說 世 界 社 發 行

認 號 出 版 局

人生最要的兩大問題

一是光陰

一是智識

去年的光陰，已經過去，今年的光陰，我們應該怎樣去利用纔是？

智識是無窮的，光陰是一去不返的。要增進智識，決不可錯過光陰，在這一年當中，我們應下一回決心，研求些有用的學問！

本社是國中最完善的函授學社，供給青年以人生必要的智識。現設國文，國語，英語，商業，算學五科，各科講義，均由專家擔任編輯，改答課卷，精詳迅速。取費低廉，有志入社的，隨時可以報名加入。

上海商務印書館函授學社

——>>><<<——
報名及索閱簡章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自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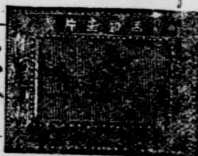


教育玩具

本館製造各種教育
玩具類皆切合兒童
心理質料堅固構造
精巧兒童撫弄日久
足以啓發心靈強健
體格近經銳意改良
足與舶來諸品並駕
齊驅而定價則低廉
數倍以之作饋贈禮
物亦甚相宜

各種積木
構造木材
各種六面畫
鉛製玩具
各種弈棋
體育遊戲
數字遊戲
手工用品
幼稚恩物

教育玩具目錄
承索即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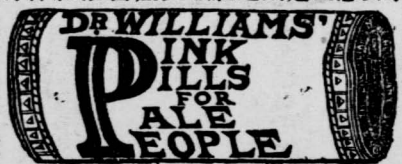


各種瘋溼骨痛病源均屬相同惟驅血毒可療斯疾

大抵患瘋濕骨痛之症者每次因天氣寒冷或潮濕所致則舊症復發愈而再發永不絕根及至血液強健血中所涵之酸毒驅除淨盡始獲痊愈可見瘋濕之患病源在乎血涵酸毒惟補血使血液潔淨強健可免是症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造鮮紅稠濃之新血可驅除血中所涵之酸毒為天下馳名各國醫生所公認之愈瘋聖藥也請觀北京著名廣告經理沈捷臣



先生之證據其來函云鄙人於去年冬令左腿會患麻木酸痛之症延至今春酸痛尤甚延醫調治百無一效無法可設忽想起舍下早有儲紅血補丸一瓶試服一瓶覺痛稍輕隨後又購服一瓶漸復舊愈遽然賤恙復舊如初鄙人實感激如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效方神速無以為報今特



修函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專治血薄如水腦筋衰殘所致各症或因血虧以致血液不清因而身弱無力所起疾病且亦為婦科各症月信不調所起諸恙之聖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奉送名醫康健談寄一明信片填寫姓名住址寄上海江西路六十號做藥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天下馳名治療瘋濕骨痛之聖藥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一期

目錄

封 面

宗亮寰先生畫

「好鳥枝頭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

李石岑先生題字

山陰道上風景

插 圖

胡適之先生題詩

許靜仁(世英)先生題字

不倫不類圖之一(恭賀新禧)

賀新年詩

唐詩人韓致堯墓

燕子磯風景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百舌的生活

編者

胡寄塵

R

810.5

598.5

2

口另外一欄口

涵秋遺稿

李涵秋

和平之神的裁判

天笑

徒手兵

何海鳴

洋囡囡

聞野鶴

兒時的回憶

漪湖女士

無師傳授的賊

卓呆

B城紀事(上)

小圃

頤和園玉泉山遊記

胡樸安

和詩辨

胡懷琛

隱語詩考

胡懷琛

白 補

小詩

餐花

徐念慈與汪維甫

二十回後之孽海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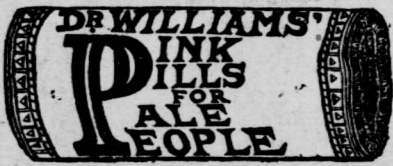
600733

各種瘋溼骨痛病源均屬相同惟驅血毒可療斯疾

大抵患瘋濕骨痛之症者每次因天氣寒冷或潮濕所致則舊症復發愈而再發永不絕根及至血液強健血中所涵之酸毒驅除淨盡始獲痊愈可見瘋濕之患病源在乎血涵酸毒惟補血使血液潔淨強健可免是症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造鮮紅稠濃之新血可驅除血中所涵之酸毒為天下馳名各國醫生所公認之愈瘋聖藥也請觀北京著名廣告經理沈捷臣



先生之證據其來函云鄙人於去歲冬令左腿曾患麻木酸痛之症延今春酸痛尤甚延醫調治百無一效無法可設忽想起舍下早有存儲紅包補丸試服一瓶覺痛稍輕隨後又購服一瓶漸復舊愈遽然賤恙復舊如初鄙人實感激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之效方神速無以為報今特



修函致謝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專治血薄如水腦筋衰弱所致各症或因血虧以致血液不清因而身弱無力所起疾病且亦為婦科各症月信不調所起諸恙之聖藥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奉送名醫康健談寄一明信片填寫姓名住址書如欲索取可路六十號敝藥局原班郵送不取分文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天下馳名治療瘋濕骨痛之聖藥

胡適之先生題詩

剛忘了昨兒的夢，

又分明看見夢中的一笑。

小詩一章。

寄塵先生索書。

適。

許靜仁先生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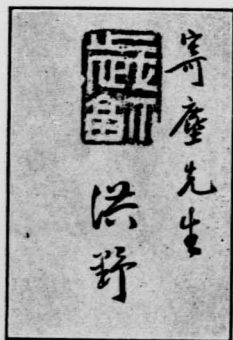
益我智慧

寄塵先生屬題

許世英



不倫不類圖之一(恭賀新禧)



最優美之賀年片四種

- (一) 梅蘭芳君之賀年片 (二) 丁家琴先生之賀年片 (三) 洪家禹先生之賀年片 (四) 世界佛教居士林之賀年片

其然未必豈其然。袍笏登場亦有緣。
照例文章如此做。借人卡片賀新年。

恭賀

讀者諸君 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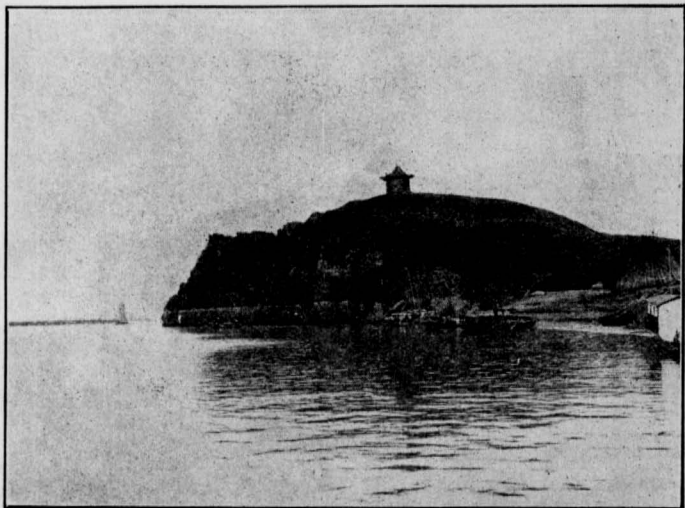
本社同人鞠躬

唐詩人韓致堯墓



按韓偓。字致堯。以作香奩詩著名。世所稱韓冬郎是也。墓在福建南安縣。

燕 子 磯 風 景



岷濤萬里
望中收。振
策危磯最
上頭。吳楚
青蒼分極
浦。江山平
遠入新秋。
永嘉南渡
人皆盡。建
業西風水
自流。洒淚
重悲天塹
險。浴甕飛
燕滿汀洲。
（王漁洋
登燕子磯
絕頂詩）

編者的報告

關於小說世界革新的計劃。編者在去年已報告過一次了（見十二卷十三期）如今再將去年所不會說及的和專關於本期的報告一下。

（一）關於編製方面。規定每年出五十期。分爲兩卷。五十期之中。有四期是特刊。特刊暫照舊例。增加頁數。將來打算另定名目。

（二）關於撰稿方面。編者決計每期撰兩篇以上。特約的名人。也按期有稿寄來。天笑冷血諸先生。已經擔任撰稿了。對於投稿。也絕端歡迎。不過選擇也取嚴格。決不濫選。以負讀者盛意。


（三）本期所選的各篇。聽讀者批評。不必用我來一一介紹了。

（四）今年所登的長篇小說。是去年沒有完的續稿。因爲登起了頭。不得不有結束。大約六期以後。即



可登完。登完了。再換極有趣味的長篇。但每期只登一種。以免多佔了短篇的地位。萬一沒有好的長篇。就不登了。而同時多登短篇。也說不定。

(五)彩色插圖是常常有的。不過前幾期。不及臨時做版。只好揀預先做好了的版子來用。此後對於選材及印刷。當力求優美。以副讀者之望。



百舌的生活

胡寄塵

初春的早晨。張茂漪女士梳洗完了。坐在臥室外的廊下。對著柱子上所懸掛的一個鳥子籠說道。八姐。你爲甚麼一年四季。穿著一件黑色的衣服。永遠不換麼。

原來八姐是籠中百舌的名字。百舌俗名八哥。他的全身的毛。是純黑色。把他養在籠中。叫他說話。他居然能學着人說話。

茂漪籠中所養的一頭八哥。已經養過好幾年了。他很能說幾句話。茂漪愛他像寶貝一般。別人呼他做八哥。茂漪却呼他做八姐。這也是他創造的名字。他每到孤寂無聊的時候。便尋着八姐來說話。藉此消遣他無聊的光陰。

這時候。茂漪曉粧初罷。便又坐在他慣坐的廊下。和八姐閒談了。

茂漪帶譏諷的口氣。說了這幾句話。似嫌他衣服只是黑色。而沒有變換。未免太單調了。在茂漪本是無意識的隨口說了這一句話。在她話裏。分明是嫌八姐的衣服太單調了。在她的心裏。並沒有一絲嫌棄八姐的心。

却是那八姐聽了。就很不快活。以爲主人憎厭我了。究竟是鳥子的腦筋簡單。他才聽了主人不滿意他的話。他立刻就現出不快樂的神氣來。他往日在籠中跳來跳去。很活潑的。這時候立刻沈靜了。幾乎如死了的鳥子一般。伏在籠底。動也不動。他往日聽了茂漪的話。他總要回答的。就是回答不來。也要學着茂漪說一套。引得茂漪發笑。等到茂漪笑了。他又連聲問道。你笑甚麼。你笑甚麼。他平日的態度是如此。今天却大不相同了。聽了茂漪的話。只是默默的不發聲。

茂漪見他如此。就覺得很奇怪。問道。八姐。你今天有病麼。八姐也不做聲。茂漪就將籠搖了一搖。八姐也不動。茂漪越發奇怪。默默的守在一旁。看八姐到底怎樣。守了約摸五分鐘。八姐還是不動。唉。這時候誰知道八姐心中的悲痛呢。

茂漪見八姐這樣的形情。他就由假嫌棄變爲真嫌棄了。由愛而變爲恨了。沈着臉不說話。女僕拿喂八姐的豬肝來。茂漪也叫她放在一邊。不給八姐吃。八姐在籠中一眼看見了。心裏越是悲痛。

正在沈默的時候。忽聽見女僕喊道。四少奶奶。四少爺回來了。茂漪聽言。知是她的丈夫林惠笙回來了。忙回過頭來問道。惠笙。你剛才出去上衙門。爲甚麼這時候就回來了。惠笙道。橫豎在衙門裏也沒有事。坐在那邊很枯燥無味的。所以走在半路上。就跑了回來。叫人送一封請假信去。就算了。

茂漪道。衙門裏沒有事麼。惠笙道。事是很多的。但是辦事的人也多。老實說一句。我在衙門裏。只不過一個掛名差使罷了。除了拿錢以外。還有甚麼事。茂漪很淡漠的問道。拿錢不做事麼。惠笙很快樂的答道。拿錢不做事。

「拿錢不做事」同是一句話。在惠笙看起來。好像是高貴的。很可驕傲的。却是在茂漪看起來。是很卑賤的。很可恥的。茂漪看見丈夫是這樣只會吃飯不會做事的人。心裏自然不高興。這不但今日如此。一直是如此的。平日她心裏不快樂。她就尋着八姐來解悶。她背了惠笙的面。雖然自怨自歎。當着惠笙的面。却從來沒有露出不滿意的神氣來。

但是今天就不同了。今天因爲八姐不說話。早惹得茂漪心裏不快活。所以見了惠笙。臉上也有不悅的神氣。却是惠笙還沒有覺着。還是絮絮叨叨的和他說話。然而茂漪煩悶極了。厭倦極了。

惠笙道。你爲甚麼起來得這樣早。不怕冷麼。你不看見三少奶奶五少奶奶們都沒有起身麼。茂漪沈默了半晌不說話。惠笙還是拿這句話追着問。茂漪才勉強答道。我是一晌早起慣了的。我在娘家的時候。比如今還要起來得早。惠笙道。你這句話不要讓他人聽見了。他人聽見了要笑你。說你娘家是鄉下人。慣早起的。天沒有明。就要起來做生活。……茂漪薄怒道。越起來得早越好。就讓他們說我是鄉下人罷。我到覺得鄉下比城市中好。景致也好。風俗也好。惠笙開言。假笑道。好好。如此你便做鄉下人罷。……鄉下人。你也太不講究修飾了。就是鄉下的女孩子。他們也要有三四件不同樣的衣服。今天穿這一件。明天換那一件。爲甚麼你昨天穿這件淺藍嚶襖。今天還是穿這件淺藍嚶襖。我家又不是沒有衣服給你換。成箱的衣服堆在那裏。聽便你換。只要你愛穿那一件。就是那一件。你爲甚麼懶得換。

茂漪道。我實在是懶得換。我因爲身體不大舒服。懶得換。況且我以爲美觀不美觀。不在衣服。只在修

飾得清潔和整齊。保存自然的美。得到適宜的態度。那就算最好。你不見我早已梳洗過了麼。這件衣服的顏色。很合我的意。我就把他多穿兩天。關你甚麼事。惠笙含怒道。不關我事麼。茂漪道。不關你事。惠笙更怒道。你是我的人。爲甚麼說不關我事。這件衣服的顏色。合你的意。却不合我的意。茂漪聞言。氣極了。默默的不說話。只把右臂擱在茶几上。把頭枕在右臂上。暗暗的在那裏流淚。

這樣的沈默了一回。還是惠笙開口說道。茂漪。不要哭了。這些小事。還值得哭麼。今天天氣很好。那半沁園裏的梅花。恐怕要開了。我想和你往那邊去玩。茂漪含淚狠狠的答道。你要去只管去。何必要我同去。惠笙道。你不去。我一人去。有甚麼意味。茂漪道。昨天陪你往曹家渡去。坐了半天的汽車。吹了半天的風。把我的頭都吹痛了。今天再也不能陪你去了。你要去你自己去罷。不要擾我。

惠笙道。昨天有太陽。風又不大。爲甚麼也吹痛了你的頭。我常常帶著堂子裏的姑娘們往那邊去玩。就是遇著酷冷的天氣。他們也不說頭痛。到底是他們。……茂漪道。他們是怎樣呢。惠笙道。他們能說……說到這裏。又不說了。茂漪道。到底他們是怎樣呢。惠笙也知道這句話說不出口。只好不說了。

沈默了片刻。才改口說道。你既然昨天受了寒。你就應該喝一杯酒。喝一杯酒。包管你就好了。茂漪道。

我喝不得酒。惠笙道。我知道你喝不得酒。但是你既然受了寒。那就非喝酒不可。茂漪道。喝了酒。我的頭就更痛了。你不記得去年的事麼。去年秋天。你勉強要我喝酒。將我灌醉了。害得我大吐一頓。一連在牀上臥了三天沒有起身。你記得麼。

惠笙道。去年事。那個記得。就是記得。也是去年的事。和今天有甚麼相干。喝酒喝醉了。大吐一頓。是常有的事。我們在堂子裏今天喝醉了。明天再要喝。明天喝醉了。後天再要喝。像你這樣。去年喝醉了。今年還怕。真不中用。你不肯喝麼。我偏要你喝。

惠笙這樣的說罷。就連叫用人。把昨天買來的那瓶白蘭地酒拿來。連叫了幾聲。沒人答應。越發生氣。就氣勃勃的自己往裏面拿酒去了。這裏茂漪見事不妙。知非暫避不可。趁着惠笙往裏面去拿酒的時候。就一溜溜出門。往她女友蘭珠那邊去暫避一下。

片刻。惠笙取了一大瓶白蘭地酒來。尋不着茂漪。越發生氣。却也無可如何。只得把瓶塞子拔開來。將一瓶酒汨汨的往自己肚裏倒。待一瓶酒倒完。他也略有一些醉意了。就任情的說道。茂漪這丫頭真不懂事。我待她好。他不知。明天我就將她趕出去。另外討一個堂子裏的姑娘就是了。

惠笙這樣的說着。就跑出門去。一夜不回來。惠笙通夜不回來。是常有的事。所以他家裏的人並不着急。

且說茂漪往蘭珠那邊去坐了一回。就被自己家裏的用人打聽到了。把他迎接了回來。黃昏時候。她獨自坐在廊下。越發覺得孤寂無聊。不得已仍去尋着她的八姐說話。可是八姐心裏既已懷了嫌疑。就是能說的話。也不敢多說了。只是默默的不做聲。

茂漪連番引逗他。他總不開口。到後來弄得茂漪怒了。罵道。我待你好。你不知。明天我就將你趕出去。另外買一個百舌來就是了。

不知怎樣。那八姐忽然心靈起來。把剛才聽見惠笙所說的話。背一遍道。四少爺說茂漪這丫頭真不懂事。我待她好。他不知。明天我就將她趕出去。另外討一個堂子裏的姑娘就是了。

茂漪聞言。不覺吃了一驚。既而恍然大悟。唉。原來是如此。原來我的生活和八姐的生活一樣。在惠笙的眼裏看起來。簡直不把我當個人了。簡直把我當個供他做玩物的鳥子了。

既而又想道。唉。可憐。惠笙不應該拿我當玩物。我又怎能拿八姐做玩物。八姐的生活。和我一樣可憐。

想着。禁不住傷心。就大哭起來。却是那伏在籠底的八姐。還是默默的不發一聲。只見一片早春初月。照在那廊下的梅梢上。冷清清的春夜。好不寂寞啊。

(完)

百轉千迴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
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此歐陽永叔咏畫眉鳥詩也。因本其意。演爲此
篇。不識讀者以爲何如也。

(著者)

老牌國債

大聯珠香烟



花似美人
嬌烟比花
更若問
此烟好否
名珠是二
字聯聲早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寶月



各處大藥房百
貨店均有出售


皮膚常清潔
皮膚有滋養

皮膚雪白

面目團團

欲保持其可愛
之顏色 可愛
之皮膚 當常
用棕欖香皂
因棕欖香皂
有清潔而兼滋
養皮膚之能力
則發育自速
則顏色自佳

上海四川
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和平之神的裁判

天笑

百年以後。有個和平之神值年。輪着他要裁判世界一切。那時他便命他案下掌文書的功曹。把一件件的文卷整理起來。擇着一個風平浪靜。日暖雲閑的日子。把他應審理的積案。都判決起來。這時他案下的功曹。把合抱不攏的一大堆案卷捧了上來。和平之神。却是端坐在上面。預備開審了。

第一案。卻是一羣戰死的軍士。控訴他的長官司。把他陷入戰地。以致喪了殘生。和平之神用硃筆在那簿上點了一點。說先審此案。案頭的功曹。發下兩塊牌。一塊牌去提取被告。正在地獄中受苦。一塊牌到枉死城中傳提原告。鬼役奉命去了一回兒工夫。但見陰風慘慘。怨霧騰騰。來了一大羣戰死的軍士。都是斷頭折足。洞胸流血之輩。一片聲嚷將起來。和平之神道。你們不可嚕唬。且舉幾個人上

來說話。本神自有裁處。那時戰死鬼中。便推舉了幾位上來。和平之神道。你們都是一班戰士嗎。爭戰是世界上最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你們又是志願從軍。戰死是其本分。有什麼冤枉。告到本神案下。戰死鬼的代表道。尊神聽稟。我們一樣一個人類。爲什麼不安居樂業。卻要去當這危險職業。自己安着殺人的心。到頭來又被人家殺了。實在有幾種緣故。和平之神道。你且把這幾種緣故說來。戰死鬼的代表道。第一就是人類的不平等。同一人類。爲甚的這一族的人類高貴。那一族的人類低賤。這一族的人類豪富。那一族的人類貧窮。因爲了不平等。便生出怨恨來。這是一族和一族的爭。一國和一國的爭。以至於殺人盈野。屍骸遍地。因此而戰死的人。從古以來。也不知有多少了。然而死的是死了。死了幾千千萬萬人。到如今人類依舊是不平等。這倒也不去管他。這是爲主義而戰死的。不過死了依然未達目的。但我們的戰死。更要冤枉。和平之神道。爲什麼更要冤枉。你且道來。戰死鬼的代表道。我們的當兵。並沒有什麼主義。不過是爲着窮。在國中找不到職業。但是既爲人類。飯是天天要喫的。衣服是要穿的。住居的地方是要有的。沒法子只好當一名兵。一個月拿不到十塊錢。本想國中沒有戰事。暫圖一時溫飽。卻不料在一國之內。自己人和自己人常常打起來。爲着奪地盤。爭權利。一聲令下。把

我們生生送到戰場。都做了鎗靶炮灰。這不是冤枉嗎。和平之神道。那你們只能怨恨自己。爲什麼不圖正當營業。卻自己走到危險的路上去。也不能控告到你們長官。戰死鬼的代表道。我們的走上這條危險道路。自然是爲着生活問題。卻因此反不能生活。可是這班軍閥家。也着實可恨。他把我們驅入戰線之中。讓我們的骨肉和鎗炮相親近。他自己卻站得遠遠地。要是我們打了勝仗。雖然弟兄們死得不少。卻都是他的功勞。要是看着形勢不好。漸漸要敗下來了。他還不許人家退。退下來便開着機關鎗打自己人。實在不能支持。他便自己先溜烟走了。或是向外國一走。或是向租界一躲。把尅扣我們軍餉下來的錢。造洋房。買姨太太。置田產。開銀行。卻犧牲了我們兵士的性命。玉成了他。因此我們要告他。和平之神點了點頭道。提被告。只見鬼役帶上幾個人來。頭上都是帶着白羽之冠。可惜那白羽上都濺着血痕了。身上掛着不少的金銀質勳章。可惜那勳章都變成鐵鏽了。腰間的指揮刀也折了。腳上的軍靴也脫了底了。愁眉苦臉的進來。叩頭如搗蒜的說道。我們擾亂世界。荼毒生靈。罪該萬死。和平之神歎了一口氣道。現在戰死的軍士們。控訴你們種種罪惡。果有這事嗎。但是戰死的軍士。自己不想想。爲甚受人欺騙。一半也是自取其禍。現在我一律令他們投生。復爲平民。不得再爲

戰士。你們當軍閥的。受罪也已百年。所享受的威福。試問還在那裏。也一律令你們投生。復爲平民。不得再爲軍閥。冤宜解。不宜結。各各去吧。

第二案。卻是一羣貧民。控訴他們有關係的富人。巧取豪奪。以致使他不能生存。和平之神用硃筆在那簿上點了一點。說再審此案。案頭的功曹。發下兩塊牌。一塊牌召集那班顛連無告的窮民。一塊牌到地獄中提出那班驕奢淫逸過來的富人。鬼役奉命去了。一回兒工夫。只見那些鳩形鵠面。飢驅寒迫的人都到了案下。說尊神啊。冤枉呀。所以使我們這樣窮苦的。都是這班富人。被他們奪了我們的衣食去了。這時一片聲響。充滿在和平之神的殿下。和平之神道。你們不可喧嘩。且舉幾個老成的人來問話。本神給你們做主。那時貧民隊中。推舉了兩位年老的。作爲代表。和平之神道。你們都是貧民嗎。可知道自有世界。就有貧富。古人有安貧樂道的。窮一點有什麼要緊。況且各人有各人的命運。你們到底有什麼不平。告到本神案下。一個貧民的代表道。尊神聽稟。凡是人類生在世界上。就有一個欲望跟着他同來。爲甚的一個人能滿足他的欲望。一個人不能滿足他的欲望。世界是人類公共的世界。不是少數人專有的世界。要是我們懶惰不肯做事。以至於窮的情還可原。怎麼我們勤苦終生。

往往還不能圖一飽。他們富人一天到晚不做事。却是享用特優。尊神既算平和之神。也覺得這事有些兒不平嗎。和平之神道。這就要問你自己了。天既然生了人。一樣的給你智慧。一樣的賦你聰明。怎麼你只眼巴巴瞧着人家興家立業。你卻不能呢。譬如一家有兩個兒子。父母分給他的產業。也是一樣。過了幾年。一個兒漸漸的富了。一個兒漸漸的窮了。也是有的。但窮有窮的原因。富有富的緣故。你怎麼不想想。另有一個貧民的代表道。世界果然也有自甘暴棄。以至於窮的。然而被富人排擠剝削。以至於窮人不能抬頭。也是有的。與了一件大事業。奪了貧民的生計。他們可以吃飯。教貧民不能喫飯。這不是有的嗎。一個窮人。上有老母。下有弱息。都是不能勞動做事的。他一個人所得的工資。只能自餬其口也不夠。眼見得不能養活全家。那富人卻是倉有餘糧。一毛不拔。這不是世界常有的情形嗎。都市之間。貧民窟裏。一樓一底的房子。住了十餘家人家。婦人小孩。一共有幾十個人。房子的夾層裏。身體坐也坐不直。黑洞洞的住了多少人。他們富家別墅。大好園林。偶然高興便來住住。尋常只是空閑在那裏。卻不許人家闖入。貧民有了人沒有房子。富人有了房子沒有人。從前我們住了一個極湫隘的房子。僅能遮蔽風雨。也很可憐的了。忽然有個富人說要造花園。把那個僅僅遮蔽風雨的房

子也拆掉了。以至只能露宿在野地裏。不能不受病了。這不是很使貧民怨毒富人的嗎。富人仗着有錢。要逞他的獸慾。姨太太討了十幾位。都是用金錢去買來的。有的奪人家的夫婦。拆散人家的家庭。離散人家的母女。被他強奪了去。過了一年半載。玩得厭煩了。把他丟在背後。使那個女人。怨恨終身。又用金錢的力量。破人家的節操。令他一生蒙着垢辱。壞亂社會上的風俗。這都是富人所做的事。卻使我們窮人身受其害的。其餘的事。我也說不盡言。因此特地告到尊神案下。和平之神點了點頭道。提被告。只見那些富人都披枷帶鎖而來。和平之神問他們道。現有許多貧民控告你們。你們自己知罪嗎。富人道。犯鬼知罪。其實犯鬼們生前也沒有享着安樂日子。一天到晚。算計人家。朝夕營營。圖謀私利。心中也並不安樂。享用雖優。也免不了疾病。一半是爲着色慾過甚。酒食太多。因此得着肺病梅毒。也是很多的事。到後來又有匪徒綁票。軍閥敲錢。都是魚肉我們一班富人。我們空擔着這個惡名。也是害人害己。也要請尊神伸冤。和平之神歎了一口氣道。貧民控告富人。這一股怨毒之氣。早已充塞全世界了。但是這一班貧民。忽然的把他富起來。他們的所作所爲。也全和現在的富人一樣。難道就不賊害貧民了嗎。這就叫做『易地則皆然』。本神志在解脫一切苦厄。貧民做不得。富人也做不

得。我今先把你們一班啼飢號寒之輩。早日投生。概爲平民。衣食住三事無憂缺欠。你們當富人的。在地獄已經百年。受罪也滿了。做富人的滋味。也已嘗過。令你們一律投生。來世得爲一平民。不得再爲富人。冤宜解。不宜結。各各投生去吧。

這時和平之神案頭的功曹道。這兩大案子一判決。地獄中的鬼。便少了一半咧。和平之神道。我奉上帝之命。本來是來擴清地獄的。因爲地獄中有鬼滿之憂。把他們都超度了。一律到陽世爲平民。要是地獄真個空了。便把地獄掃除。改造天堂。豈不是好。你且在簿籍上查查。還有什麼案子。功曹道。還有關於男女兩性的案子。關於彼此異視的案子。關於其他釀成不和平的案子。和平之神道。好好。過一天再裁判吧。

(完)

小詩 (月)

(1)

不可確信罷？

「愛」可以造成人生的光明的生命之途的。

(2)

像我妹妹微笑時的眉彎一般的新月呀！

祇有你來安慰我了。

在這淒涼的客館裏。

Pro-phy-lac-tic 刷牙病禦齒保

無處不到 ● 無垢不克

宋設於黃色紙匣中發售匣上及柄上均
有西文 "Pro-phy-lac-tic" 字均請注意

東方 (11)

君日日刷牙漱口亦知口內
各處能完全清潔乎吾知除用
保齒禦病牙刷者外必不能處
處清潔蓋保齒禦病牙刷有凹
形之刷面完全配合口腔又有
齒狀之刷毛可以深入齒隙其
刷之一端又有較長之毛以刷
洗口腔深處齦牙背面每次必
能處處刷到無牙不潔他種牙
刷必不能令人滿意如保齒禦
病牙刷者也

刷毛各分三種 成年、童年、幼孩、

“壞敗不承 齒之潔清”

店商貨百房藥東各
實出有均

理經行洋勒貿商美 ● 號四廿路灘浦黃海上

廣東種德園 著名各種良藥 商部嘉獎

婦科聖藥



烏雞白鳳丸

會來錄一等獎章

廣東種德園出品
凡患如面黃肌瘦
諸君請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有效驗之烏雞白 一等獎章 混珠主治
風丸請認五彩花徽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
判○月經不調經期腹痛赤白帶下腰痠頭痛四肢無力頭暈眼花血氣兩虧子宮虛冷
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塊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難以盡述不論胎前
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以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
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九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半單料一角一
品小丸每兩洋一元加料小 著名良藥此藥橘紅半夏露 治諸般
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 新久咳嗽痰喘 海狗腎精片 每瓶洋一元二角知患腎虧
服之奇效每瓶一元 神油 此油止血止痛第一聖藥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毒 萬應如意油
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四時常備之良藥也
如蒙批發格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兩購即寄贈目過多不能盡
錄另送丸藥全集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請老巡捕房對門

適合
孩童之
食料



东

孩童斷乳後往往即食之以
飯其實甚非所宜蓋此時孩
童之消化力弱食之不但難
以消化且亦無益於其身體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
市上平常之麥片罐為
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
量則獨多此乃由於裝
儲之鬆結無關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本書係集富有
趣味之歌曲稍繪圖畫用七套彩色
印成異常精美函索請附郵票二分
逕寄上海郵政箱第六五〇號

上海黃浦灘
路二十四號
香港德輔道
街第五號
美商貿勒洋行
經理

各處百貨店均有出售



Quaker Oats

徒手兵

何海鳴

「呸……老總……我押的是二三掛角，並不是二孤丁。如今開在三上，應該賠我的錢，卻不賠，倒反而掃了我的錢去。是什麼道理咧！」

這是田家村小市鎮上的一家小賭館。那天被本地駐軍營盤中一個陳老總（大約是一名伍長）借這地方開寶。做起寶官來，便吸引了本村許多流氓無賴，紛紛在這裏賭博。內中有一個常小禿子，尤其是最下流的窮精光蛋，也不知是當了一件破棉襖，或做了一次小偷，弄了幾十個銅元來，也夾在中間下注。這一注究竟下的是掛角或孤丁，陳老總眼睛生在頭頂上，沒曾把這種十枚銅元一小注留意細看，只一手掃了去，纔引起常小禿子這番的抗議。

拍的一聲，陳老總捏着拳在桌子上重重的捶了一下，圓睜着眼喝道：「什麼話，我希罕你十個銅元

嗎。輸不起。便別要來。你想無賴。也得睜開眼看看人說話。咱老子今天吃定你的了。」

常小禿子緋紅着一副臉。戰兢兢還待強辯道。「什麼事總得講個理。你不能亂吃我的呀。」陳老總便格外暴跳如雷道。「你配同我講理嗎。就是我這個人肯講理。我這傢伙卻是不講理的。」說着。掏出隨身一支盒子槍來。將槍管往桌上一敲。又道。「就是這傢伙不講理。你待怎樣。」常小禿子嚇了一跳。只得拔腳向後便跑。一路還噉咕着道。「就算你狠罷。當一名老總。卻只會吃我這點小錢。」那陳老總聽着。越發有氣。一翻身從桌子那邊竄了過來。一個箭步追到了常小禿子。似捉小雞一般。從背後衣領上抓了一把。提了回來。再拏槍指着常小禿子的前胸。大聲吆喝道。「你這小東西。太歲頭上動土。今天非斃了你不可。」常小禿子掙扎不脫。魂靈兒早已飛去半天。便再也不敢說什麼了。只像一頭待死的豬羊一般。那麼索索地抖着。幸喜旁邊幾位賭友。擁上前來做好做歹。將陳老總緊緊的拖着……老總……老總的喊得震天價響。請他高擡貴手。饒恕了這個不足計較的蠢東西。又夾七雜八罵了常小禿子一頓。批評他是不懂高低。自找罪受。還不快快哀求饒命。陳老總覺得面子上。足得罷且罷。便收回了一隻手。祇重重打了常小禿子兩下耳光。獰笑着道。「不是看衆位的面子上。

今天定不肯便宜你。從今以後。你要小心着。若再想敲你老爺的竹槓。你得問問你自己究有幾條性命。」說罷。順便一脚。踢在常小禿子後腰上。哎呀一聲。祇倒在地上打滾。耳邊廂還聽得衆人呼叱着道。「快扒起來替陳老總叩頭賠禮罷。不然。我們也管不着你的事了。」常小禿子無可如何。只得忍痛含羞。就地咚咚的磕了三個響頭。聽陳老總再大喝了一聲「滾。」這纔敢捧住那副耳光打得發燒的臉。慢慢地灣着腰溜了出去。直走到大門外。賭場中一陣侮辱的喧笑聲。還未曾停止。把個倒霉的常小禿子。羞愧得恨不能找個洞鑽到地下纔好。

自從賭場受辱以後。常小禿子便不能再在村子裏做人了。無論走到那裏。總有人拏這件事譏笑他。就是老躲在家裏。也是痛定思痛。無以自容。便發了一個很道。「那個姓陳的。怎麼便這樣凶。無非他當着一名兵。有一桿槍罷了。我不如他。而應該受他欺負的地方。也不過是少這麼一桿槍。既然栽了筋斗。在家鄉做不了人。何不也一樣出外當兵去。弄桿槍到手邊來壯壯威風。」主意已定。便果然出外投軍去咧。

走了幾天路。討了幾天飯。來到一座城市中。果遇見了一所營盤。但那裏并沒聽見說要招兵。也沒見

有兵官執着旗子在大街上招募。常小禿子苦無進身的機會。只那麼饑涎欲滴的在營門外盤桓觀望着。

有一名衛兵。見常小禿子鬼頭鬼腦。常在營外窺伺。疑心他是什麼奸細。提着槍走向前來將他捉住。又是一場臭打。還追問他是幹嗎來的。常小禿子哭着說道。「老總爺爺。我是想來當兵的呀。」那衛兵叱道。「我們營裏并不招人。用你不着。就是要招的話。你這鬼樣子也不配。」常小禿子走頭無路。好不容易找着一個兵肯與他說話。便是打兩下也值得。只苦苦拉着那衛兵哀求道。「我實是無路可走了。爺爺。你幫我一個大忙。介紹我去當一名兵罷。」

正喧嚷間。驚動了一員帶兵官。從營內走了出來。問是什麼事情。常小禿子便又接着去求那帶兵官。眼眶中含着兩泡熱淚。忍不住一行行往下直滴。那帶兵官見了有些可憐。便問道。「聽你口音。是你們同鄉人。你爲何定要來當兵呢。」常小禿子道。「我只知道當兵比做什麼都好。除了當兵我也什麼都沒得幹。爺爺。您可憐可憐。收留下我罷。」

那帶兵官蹙着眉頭道。「我們營裏的兵。都是自己帶了槍來改編成的。你沒有槍。怎麼用得着你。」

常小禿子道：「我正是爲着想弄一桿槍背着。纔來當兵的呀。您收留下我。不會交給我一桿槍嗎？」那帶兵官道：「我們這裏情形與別處不同。沒有那麼多閒槍也罷。看在同鄉分上。收你暫作一名徒手兵就是。」那衛兵便在一旁喝道：「你這小子好造化。從今有了鬧兒了。還不快快謝謝我們營長嗎。」

常小禿子暗想。原來當兵也很不容易。還有這許多門徑呢。如今只好從徒手兵當起。慢慢等候槍的到來。總算是第一步踏進了門檻。得着一個機會了。當時那敢怠慢。只好又是咚咚咚三個響頭。先叩謝過那營長收留之恩。且混進那營盤中去。

入營以後。那營長是再也見不着面了。只將他交給一位連長。頭一步手續。那連長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快報上來。我好記上點名冊子。」常小禿子道：「我只叫常小禿子。從沒有第二個名字的。」那連長道：「這個名字不好。我替你另外取一個也罷。我昨天聽戲。見有一位白鬍子老頭。叫做什麼常勝將軍。你既姓常。就叫做常勝罷。」隨又問了些籍貫年歲。另撥給一位排長。再由那排長撥到一所兵棚中。交給兩位什伍長。一路響頭磕了下來。纔以常勝的名義尋着了一個安身吃飯之所。

就是那什長也非常威武呢。口裏啣着旱煙袋。翹着大腿。高坐在土炕上。將這常勝叫到身邊來問道。「你是來當徒手兵的嗎。」常勝站着答應了一聲「是。」那什長又道。「當徒手兵的規矩。你領會得麼。」常勝道。「聽老總的教訓。」那什長慢慢吸了一筒旱煙。在朦朧煙霧裏斷斷續續的噴出來一段話道。「你要知道。當徒手兵比當正兵還不易呢。我們這隊伍裏的弟兄們。自己都有現成的槍。自己帶本錢來做買賣。自然都是正兵。你們這般徒手的人。雖也有一些。都是連排長的親戚朋友。一來藉此閒住。混口飯吃。二來等機會求發達的事情。雖小。還各有各的來頭。你今天也空手補得上。真是你的造化。我們從沒收過外人呢。只是徒手兵也自有多少規矩。無論皇親國戚。都得一般遵守。我說出來。你得細細地記着。原來徒手兵也另有個名兒。叫做副兵。名分上比正兵還小一級。見着正兵也得服從。平素兵棚裏的事。都歸徒手兵去做。什麼掃地呀。洗碗呀。提開水呀。買零碎東西呀。全由徒手兵伺候。棚裏一般正兵們。和聽差的一樣。每月也拿着正餉。只每天領二十個銅元當火食。這個理由。就因徒手兵沒有備槍來作本錢的原故。你既是一個徒手兵。又沒有來頭照應。你更得小心當差。小心伺候人。你懂得嗎。」

常勝連聲答應下。從此就在這棚內專門替什伍長和十來個正兵們做零碎事情。誰都可以支使他。甚至於連添飯倒夜壺都要他做。他也只好忍着幹下去。誰叫他沒會自帶槍來。沒像其他弟兄們那般有本錢呢。幹了幾天。細細一打聽。旁的兵棚內也各有兩三個徒手兵不等。湊起來一營也有不少的人。并沒有一定名額。也不受那陸軍普通編制上兵額的限制。每一個徒手兵。全都要和他一樣做正兵的奴隸。二十枚銅元一天的伙食。每每不够吃的。也只好枵腹從公。或是盡心巴結正兵們。討着正兵們的喜歡。分一些殘菜剩飯來吃。

至於那些正兵們呢。月餉雖也不多。但有時悄悄持了一桿槍出去。說是去打野食。也不知從什麼地方打了回來。居然腰裏就會有許多的錢。一高興起來。抓出銅元一大把。或洋錢幾塊。叫徒手兵去買酒買肉。并燒熟起來吃喝。自然是徒手兵口福上很好的機會。但有時不幸。碰着正兵大爺們不大高興。或是服侍他老人家稍欠恭順。也難免一場打罵。

幸喜軍規還不嚴厲。可以自由出入營門。成羣結隊的向街市上玩耍。但總得有正兵們領頭。尤其是那另帶有盒子礮的正兵。可以佩着槍隨時隨地擺弄。什麼戲園子酒館子窩子裏。踏進去很佔面子。

可以白聽戲。可以白吃喝。可以白逛。不惟不花一個錢。還受人恭維。有人怕懼。徒手兵跟他們在一道。沾着這點光。也一樣叨着便宜。若是空着手去。雖也還可冒充冒充。朦一朦世。但終沒有那樣光彩了。記得有一次。常勝跟隨一個正兵而佩盒子礮的。走到一家窰子中。各挑了一個窰姐兒。那個見那正兵有槍。裝着笑臉緊巴結。這個嫌他是徒手兵。不惟連話都懶與他說。而且還搶着跳到那正兵大腿上去坐着。只氣得他敢怒而不敢言。十分感着沒有盒子槍的痛苦。

不過常勝在這點上。卻長了個見識。辨出了槍的種類。大凡正兵當中。所持的有三種槍。一是後膛雙筒步槍。一是盒子槍。一是轉輪或白郎林式的小手槍。至少每人一支步槍或一支盒子槍是有的。多的呢。竟有步槍盒子槍小手槍三種都歸在一人身上。到那時步槍還不稀奇。身上緊佩着盒子槍。懷中緊藏着小手槍。纔算威風體面咧。此外還有一樣。便是竹竿兒煙槍了。似此看來。那些天之驕子的正兵們。真有些很富有的。常勝卻一支槍都沒有。常常暗地羨慕着道：「他們太闊了。一個人要那麼多支槍幹嗎。何不分一支給我。我還感謝他不盡。他未免太鄙吝了。」

然而他只管羨慕。卻另因新得了一種教訓。不敢對於正兵們槍的家私。生一絲半毫的覬覦之念。聽

見正兵們常常談論道。「綠林中人。槍就是命。命就是槍。有了這傢伙。當兵也行。當匪也行。一生不愁沒飯吃。且因爲看槍看得忒寶重的原故。不論至親高友。誰都不能擅動他人的槍。譬如甲乙兩個人閒坐。某乙看見某甲身旁有支新式手槍。開口向他借過手看一看。他若將槍柄那頭遞給你。算是他誠心不疑。願意借與你看。你這纔敢動手去接。若他將槍口朝你。便是他心有所疑。或是你還不够這個看槍的交情。理應趕快縮手道歉。若冒昧去接。他一定將機子一扳。一槍將你打死。」似常勝這樣資格微淺。敢胡亂和人談要槍的話嗎。又他們徒手兵隊裏。也有那種不規矩的人。暗中想偷人的槍。但這是絕對犯法之事。照這裏軍規。可以格殺勿論。剛剛手伸過去。槍還沒有偷着。那槍主從睡夢中驚醒。掏過槍來就放。十有七八是把性命送掉。就是死了也算白死。絕得不着他人的憐恤。若是僅僅打傷。也仍是爲軍法所不容。定然驅逐出去。

但常勝那厮癡守了許久。老沒有發槍的消息。當着兵只覺其苦。未見其樂。鎮日看見那些有槍的正兵。如同天神一般。不敢正視。偷偷的瞧那些槍幾眼。可望而不可及。眼睛中幾乎豔羨得噴出火簇來。連睡夢中都兀自按捺不住這個慾望。有一天。卑躬屈節和顏怡色的悄悄問一個正兵道。「老總。我

要等到那一天纔會有一支槍發到手。您能告訴我麼。」那正兵仰天大笑道。「你這呆漢。要想槍現成的滾到你手中來。在我們軍隊裏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啊。」常勝快快的再問道。「那麼。要怎麼樣纔行呢。」那正兵道。「機會卻是有的。只要開拔出去。與敵人開火打仗。就憑你這雙手去搶呀。」常勝道。「搶誰的好。」那正兵道。「自然是搶敵人的。」常勝道。「那容易搶得着麼。」那正兵道。「自然是不易。須拿性命去換的。我們手中的槍也是從敵人手中搶來的。只要你膽量好。手脚靈敏。將身體伏在戰地上。躲過敵人子彈。慢慢扒到那邊。乘他們一個猝不及防。或是一鋼刀將敵人殺死一個。便好搶一支槍了。若大家都肯拚命去搶。還可殺得敵人猛地吃下敗仗。獲個意外的大勝。」常勝道。「好的。我想念這槍都快成單思病了。老得不着他。我也是死。不如拚死去試一試。搶一槍。但幾時纔有仗打呢。」那正兵道。「我想不久就會有了。若是不爲着養你們去搶槍打仗。你想。誰肯花冤錢養你們一般徒手兵白吃白喝。只因你們有的是手。有的是性命。或可換得一支槍來。究竟可以替本軍添點現成的兵力。纔肯讓你當這徒手兵。二十個銅元一天。湊起來三月五月的究竟有限。若結果變出一支槍。可值一百多塊錢的。還搭上一個會打槍和拚命的人。帶兵官這纔合算呢。」常勝恍然大

悟道。「哦……帶兵官也是將本錢作買賣。與我們一樣啊。不過我們的本錢是槍。他們的本錢是養徒手兵的二十枚銅元伙食費。有些不同罷了。但我的本錢還沒到手呢。幾時我有了本錢。帶兵官也有了利息。我還可翻一翻從此再多多做買賣。幾面合算。我一定等着這打仗的機會。拚命去搶一下子。」

好了……機會果然到了。總司令部一紙軍令傳下。全營開赴前敵作戰。究竟去攻打何方敵人。往何處地方用兵。當兵的是全摸不清楚的。但大家不期然而然會歡欣鼓舞起來。卻也不是特別的怪事。正兵們一出發。憑着有槍桿子嚇人。未打敵人。先就可自由搶掠沿途一帶的百姓。徒手兵的唯一希望。便只在到敵軍陣前去搶槍了。常勝跟隨大衆出發。只因閒着手沒得事做。除照常伺候正兵們背負些行李輜重外。等到一拉着了伏和拉着了民間的車。他的身分。斗的又比這般可憐的民伕。高上一層。也來鞭撻着呵叱着民伕們一同上道。

到了前敵。天時已屆初冬。兵士們還只穿着一件夾的軍衣。一個個都凍得瑟縮不堪。加之前線越近。人民遷徙一空。不能就地徵發酒食。只靠後方兵站每日送來一兩頓乾燒餅。又生又硬。外加起霉。連

一碗熱開水都不容易有到手。晚上人多。帳棚裏擠不下。還得風餐露宿。受盡飢寒之苦。但常勝兀自咬着牙關。忍着凍餒。是那麽苦候着苦盼望着。一想起開火就在眼前。一支光輝燦爛的槍。就會到手邊來。仍是精神百倍。抱着無限的樂觀。

這一天拂曉時分。有幾響槍礮聲破空而起。官長們都嚷着道。弟兄們。快站隊。上前。散開。打敵人去。就果然真個開火了呢。所有的徒手兵。尤極是精神奮發。磨拳擦掌的等着廝殺。官長們按着固定計畫。每四五個有槍的正兵中間。插一個徒手兵進去。好掩護着徒手兵空着手往前進撲。這些徒手兵便一個個發狂似的。甘心奮不顧身。拚着這血肉之軀。去填敵軍的槍眼礮殼。二十枚銅元一天的餒養費。到今天竟大收效果。以身殉槍和拚死求槍的大願力。到此時也果然闢發無遺了。

徒手兵中最勇敢的幾個。索興冒險搶上前去。脫離本軍的散兵線很遠。那怕敵軍礮火似雨點般打來。只要沒碰着。便可就地一滾。以手代脚。似烏龜般匍伏着上前扒去。一顆熱烈的心。一雙發紅的眼。萬事不顧。只覷定對方敵人星點般發光的槍枝。作爲唯一目標。誓必要奪取過來。除了死或是得槍以外。別無第三條道路。本軍中後方督戰之人。還與高采烈歡聲如雷的在後面喊吶喝采。壯他們的

聲勢。湊他們的熱鬧。

常勝便是這最勇敢中之一人。幾個滾一打上來。地上的荆棘蒺藜。早將他一件夾的軍服扯成數片。只剩下一個光赤膊。臉面上頭髮上皮膚上滿塗着一堆堆的爛泥。從泥縫中又流出一行行擦傷的黑血。弄得像魔鬼一般。居然瘋狂着滾到敵兵線上。

那般敵軍猛見着這般魔鬼似的動物。一下子滾了前來。不由大吃一驚。正待抽身躲避。不與力爭。冷不防他們霍地將身立起。張開那張血口。鬼叫般發一聲狂喊。竟伸過一支黑漆似的泥手。撲近身來。奪取槍枝。有幾個膽小的敵兵。魂不附體。手足失措。早被幾個魔鬼一拳打倒。一刀搗死。拾芥一般將槍奪過。有幾個膽大點的。頑強抵抗。和魔鬼就地扭做一團。拚個你死我活。便也有依然乘隙開槍打殺了魔鬼。或是力竭氣盡。終於被魔鬼要了命去的。至於那些魔鬼當中。有幾個已搶着了槍的。伸開手將槍高高舉了起來。仰天狂笑。在戰場上跳舞。表示他的勝利。卻也有命運不濟的。剛剛把手接觸到槍身上。仍被敵兵殺死。尸體像屠宰場中已死的牲畜一樣。任憑朋友們和敵人們在他尸上踐踏。有一個最淒慘的。槍枝已經搶到手內。不防身旁有個敵軍打了他一手槍。正打在腦蓋上。打得腦漿

直流。雙目突出。卻還緊緊將那桿戰利品抱在胸前。顛巍巍立在戰場中。好半晌不會僵倒。常勝在這時候。一樣也與一個敵人在戰場上血肉相搏。不肯懈怠半點。那個敵人還是一員下級官。手上正持着一根盒子礮。常勝認得這東西比什麼槍都貴重。拚命也想奪了過來。以了平生心願。誰知那敵人也自不弱。縱然打得天昏地黑。還不肯放鬆他那支最寶貴的盒子礮。常勝野性發動。勢難中止。一手緊握着那支槍管。死命爭持。一手捏着個大拳頭。緊打那敵人的胸脯。那敵人以一手堅持着槍托。卻另抽出一支手來。拔出腰間一柄很鋒利的指揮刀。去劈常勝那支槍槍的右手。一刀下去。這常勝將軍登時就變成了斷臂將軍。將整個愛耍錢又喜拿槍的手膀。斫成兩段。只剩下一絲骨筋。半片肉皮。血淋淋地吊在那裏。常勝在這發狂狀態中。受這重創。雖并不覺得傷痛。然而耳也聾了。喉也枯了。眼也花了。到底還是弄到不省人事。

幸喜本軍隊伍已經趕上。敵人也紛紛竄走。有一個本軍的兵士。看見了常勝這番惡鬪。跑上前去也一刀將那敵人殺死。纔救下常勝的性命。但常勝在這昏愈中。那支欲斷未斷的手。仍然堅握着那支槍管。而那個已死的敵人。也還是將手緊持着那槍托不放。兩個生死冤家。依然保持着爭鬪的狀態。

少停。紅十字醫生過來。摸着常勝胸口。還有熱氣。況且又沒有其他致命之傷。照例是要擡到醫院去診治的。只是那支手掌握槍握得太緊。費了許多力也解他不開。醫生道。「他這支手總是要斷的了。不如就此割斷。免得多耽誤診治的時間。不然。還得連那個死人和那支槍一同擡去。豈不麻煩。」便就草草地從傷口上替他將手切斷。擡到後方野戰病院去。

診治了幾時。常勝一口氣回了過來。睜開眼向他身邊綁着綳帶的右膀看了看。第一句說話。便嚷道。「我的槍呢。我記得我搶到手過一支的。怎麼會不見了。唉……還我的槍呀。」從此他每天就那麼哭鬧着。見人就得追問他失去的槍。好似失了性命一樣。倒把那支創痛的斷手。置之度外。一句也沒問起過。也絕對不自知從前有那番斷手的慘痛事情。他便成爲一個殘廢的瘋人了。

(完)

洋囡囡

聞野鶴

徐明惠默坐於沙發之上。方翹首遐思。時時以齒自齧其指甲。似過去之生活。盡藏其中。故咀嚼之彌有餘味者。俄而門首有人語聲。一婦人作保姆狀者。手攜一兒而至。此兒纔四五齡。體特碩。雙臂如秋池之肥藕。衣尤鮮美。上紅而下紫。襪則銀黃。履則深碧。此諸色相映之間。殆已費其慈母不少之考量。此時初入。雙頰有淚痕。作保姆狀者乃告明惠曰。龍官又恣哭。必欲得爹爹。主婦以糖果百計。羨之均無效。故遣我攜之來此。明惠如夢醒。立躍而起。以巾拭其頰。且撫其頂曰。阿龍勿哭。誰則侮汝。但告汝爹爹。龍官仍作哽咽狀。以小指指保姆。斷續言曰。鄭媽。鄭媽侮我。於是明惠故作宏怒。立以言叱鄭媽曰。鄭媽。你奈何侮我龍官。我必懲汝。言已。又立以溫語沃龍官曰。阿龍。爹已爲爾叱之矣。爾速勿哭。龍官始徐徐息聲。移時而跳擲嬉笑。悉復常狀。其目光特銳。瞬眴間已見小圓几上。有一白石之刻像。初

張手欲索。繼覺未協。則頻頻以目視明惠。伺其顏色之溫和與否。以取進止。顧明惠方他視。則以小指微探其袖。力鉤其注意之力。使集於己身。明惠果迴視曰。阿龍。爾勿擾。爹爹方思一事。龍官不顧。仍以指撫摩不釋。且斷續曰。爹……爹。明惠者。一縝密細緻善察兒童心理之人也。見龍官作此狀。知其必有所欲。以天下惟兒童與禽鳥最肖。彼籠中之鸚鵡。欲得撮稗。必先以嬌音悅人耳。爲狀正同。乃撫其紅映之小頰曰。阿龍。爾何欲。恣以語父。龍官仍勿語。鄭媽在側。至是不能耐。則曰。龍官意殆欲得石像。明惠乃指而言曰。爾非欲得此耶。龍官大樂。噉應曰。然。明惠果徐徐自架上取之。置之膝。以手護之曰。阿龍。此爲爾之弟弟。爾但在此共戲。毋取去。取則爾弟將恣哭如汝。明惠之作此言。以石像爲意大利名刻。費五十金之值。乃始得之。故雖不忍拂其愛子欲得之心。而亦滋不願其應手而碎。向例。龍官凡有新得之玩物。輒無有隔宿者。無錫製之泥阿福。天津製之泥名將。一入其手。無不斷脰而死。明惠夫婦愛兒惟恐不及。雖目睹其日爲殺人之伍伯。而亦不忍加以呵阻。此時石像在前。深恐其更爲阿福之續。則叮寧曰。阿龍。爾不見爾弟兩臂。肥碩如爾乎。爾又不見兩臂之上。益以兩翅如燕子乎。且爾弟非方作張手狀乎。彼意殆欲向汝乞果餌。爾爲兄。宜以苟葡萄乾餉之。此淡淡數語。果含有麻醉意味。龍

官聞之。但縮手視石像而笑。然移時而麻醉力漸失。先以指探石象之鼻。見明惠殊不怒。則堅欲其釋手。力請曰。龍龍自取之。龍龍自抱弟弟。明惠不許。曰。弟體重。非爾所能提抱。爾但以目視。勿以手撫。撫則弟將立怒。語出。龍官立不懌。翹其上下唇作狀。又瞪目癡視有頃。噉然竟哭。鄭媽亟趨前。撫之曰。龍官毋哭。龍官毋哭。則跳躑益烈。兩足着地如槌鼓。明惠無策。姑應之曰。爹今許汝抱此矣。然哭尚未已。惟時時於淚雨中迴盼石像。見明惠果釋手。則撐拒而前。立奪而擁之。頰上尙有淚線界畫。然亦不顧。遽俯首與石像作吻。此石像者。究爲無知之死物。被此隆情。竟不知感。俄頃間已離其砢。而下墜於地。右翅立折。鼻端亦受創。明惠大驚。亟叱曰。龍兒奈何失手。今何如矣。言已趨拾其斷翅。龍官聞叱。亦立哭。紛擾間。明惠夫人適至。一見卽歸咎於明惠。以爲此石像爲值不賤。奈何輕率予之。予則立碎。固可逆臆。明惠曰。設我不予。則彼又將恣哭。爾聞哭聲。必又怪我固斬。今夏之某夕。彼欲得我桌上之凍石印章。以我不予而哭。爾不會喃喃致怨乎。不予則咎在我。予之則咎又在我。爾自思之。爲人父者。果以何道而始可。夫人見明惠有怒意。則讓步曰。我才一言。爾遽喋喋若此。今像則旣碎矣。多言亦復奚補。於是趨視龍官。徐徐拭其啼痕。明惠者亦深知兒女之肇禍。每每爲夫婦間詬詈之導線。則徐息其

憤。以他語亂之。

晚飯後。此夫婦兩人又徐徐語及龍兒。明惠曰。阿龍今晚進餐何驟少。夫人曰。向例。每午飯必盡一小器。或更少益。晚飯則未嘗逾一小器。今日所餵。幾不及半器。我亦怪其過少。顧再餵之。已堅不肯受。明惠曰。此或爾日間授糖果太多。致胃有積滯。果爾。則殊足致病。夫人曰。我今日午後。所授者爲牛奶一小盃。雞蛋糕三數片。悉如曩例。此外惟洪姨家饋蜜棗來。爲渠所見。堅欲得之。乃予以四枚。然卽此四枚之棗。亦何遽成爲積滯。故我亦熟思而不得其故。明惠無言。沈思有頃。曰。是矣是矣。小兒進餐。其多寡。每視餽饌而定。爾連晚所具食餽。皆不出火腿鷄子燻魚之屬。此數味者。雖不甚惡。然習久生厭。則不期而阻其食慾之擴展。夫人點首曰。此言容亦有理。我明日當囑李媽。更以三數新鮮者進。然我觀其狀。實不第餽饌而已。今晚自上燈後。卽悒悒作不樂態。向例。渠性好走。今晚則堅欲我之抱膝上。且目光微鈍。狀似受驚。爾亦見渠至今猶作此狀耶。明惠審視有頃。曰。爾言良諦。然不審渠果何以致此。或者頃間石像失墜時。驚悸過甚。餘怖未已。我似見爾時。渠之兩手咸顫動。然以方借此石像之故。未甚措意。言至此。龍官在旁。忽蹙眉曰。石像弟弟。龍龍欲得之。龍龍欲得弟弟。明惠曰。爾乃不知。弟弟已

受傷折其右膀矣。言未已。龍官噉然復哭。於是明惠夫人笑撫之曰。爾速勿哭。爾哭則弟弟之左膀將亦折。且撫且抬首語明惠曰。爾所度者良是。渠平日煦育於慈愛之中。從未聞疾聲厲色。今日之叱實出意外。故至今猶耿耿未能復常態。明惠曰。然我當有以解之。遂執其小手。溫語之曰。阿龍毋恐。爾弟已愈。爾仍願以葡萄乾飼之否。龍官聞言搖首。明惠度其不能信。則立呼鄭媽。自書室將此石像來取甫至。明惠方欲言。龍官已揮手無數。且作欲哭狀曰。龍龍不欲此。龍龍欲得新弟弟。明惠夫婦知無可解。乃以石像置之僻處。曰。明日以此棄之街中。更爲爾市新弟弟來。體碩而貌豐。且能張口作笑。終日與爾爲伴。爾當樂矣。於是龍官始欣然色喜。

明日之午後。徐氏夫婦果以馬車至百貨商店。車停。明惠夫人挈龍官同下。於是相將入。行行至玩具櫃上。明惠一見。則纍纍而陳者。有大僅徑寸之杯盞。有橫可數尺之彈琴。有自動之潛艇。有作歌之樂隊。有五色之積木。有萬花之彩筒。一一指以問龍官。龍官咸搖首示勿欲。最後在玻璃櫥內。見列洋囷十餘。其最大者可二尺許。被以輕羅之短服。跣足。雙腿悉露。手握皮球一。兩頰飄然作笑。龍官喜躍如狂。曰。弟弟在是矣。弟弟在是矣。遽張手欲得。明惠遂以值問櫃中人。櫃中人曰。此最大者爲八圓。又

半。小者則較賤。明惠夫人聞值昂。曰。爲我取其小者。櫃中人遂將之出。龍官在旁。似亦已解此貿易將定者。則跳跟曰。我不欲得此。欲得最大之弟弟。明惠夫人給之曰。弟弟小。則爾可提抱。不較勝於最大之弟弟乎。龍官堅搖首曰。我不欲得此。於是明惠曰。八圓半。細事耳。不如如其所欲。卒市之而歸。

電燈既上。明惠徐徐以所市之盒置桌上。先以小刀斷其繩。盒啓。而八圓半之洋囡囡。遂歎然呈笑而出。明惠舉以授龍官。曰。阿龍。好自抱之。毋使爾弟弟受創。龍官欣然抱之而出。曰。龍龍示鄭媽去。明惠無俚。偶見盒內所襯者爲舊報紙三數葉。則隨意舉其一而讀之。讀數分鐘。顏色忽微變。夫人訝曰。爾何事。明惠曰。爾來爾來。遂指報上之一行。曰。爾不見此中所載耶。夫人隨所指者讀之。則曰。

甘肅省西寧道之某縣。向爲貧瘠之境。近以奇旱。農作完全絕望。全縣數百餘村。男婦老幼。咸以樹皮草根爲食。啼饑號寒。哭聲盈野。日內且將併此而不可得。其尤慘者。則爲價售兒童一事。貧家以育兒無益。徒滋擔累。大都鬻於他縣之富室。得價以求一飽。其男者僅售錢三四吊。至多亦不過十。女孩則雖舉以贈人。亦無過問者云。

明惠俟讀已。喟然曰。此以視吾家之洋囡囡何如耶。

半。小者則較賤。明惠夫人聞值昂。曰。爲我取其小者。櫃中人遂將之出。龍官在旁。似亦已解此貿易將定者。則跳踉曰。我不欲得此。欲得最大之弟弟。明惠夫人給之曰。弟弟小。則爾可提抱。不較勝於最大之弟弟乎。龍官堅搖首曰。我不欲得此。於是明惠曰。八圓半。細事耳。不如其所欲。卒市之而歸。

電燈既上。明惠徐徐以所市之盒置桌上。先以小刀斷其繩。盒啓。而八圓半之洋囡囡。遂默然呈笑而出。明惠舉以授龍官。曰。阿龍。好自抱之。毋使爾弟弟受創。龍官欣然抱之而出。曰。龍龍示鄭媽去。明惠無俚。偶見盒內所襯者爲舊報紙三數葉。則隨意舉其一而讀之。讀數分鐘。顏色忽微變。夫人訝曰。爾何事。明惠曰。爾來爾來。遂指報上之一行。曰。爾不見此中所載耶。夫人隨所指者讀之。則曰。

甘肅省西寧道之某縣。向爲貧瘠之境。近以奇旱。農作完全絕望。全縣數百餘村。男婦老幼。咸以樹皮草根爲食。啼饑號寒。哭聲盈野。日內且將併此而不可得。其尤慘者。則爲價售兒童一事。貧家以育兒無益。徒滋擔累。大都鬻於他縣之富室。得價以求一飽。其男者僅售錢三四吊。至多亦不過十吊。女孩則雖舉以贈人。亦無過問者云。

明惠俟讀已。喟然曰。此以視吾家之洋囡囡何如耶。

(完)

兒時的回憶

漪湖女士

這篇小說，由趙君吟秋轉交來的。輕盈綽約，確是佳文。特爲刊在這裏，介紹給讀者。編者記。

這些模糊的往事，

深深地印在紙上吧！

再回憶時，

可不向夢中搜索了。

星兒布滿在天上，花兒開遍在園裏；我母親坐在椅上，我睡在母親的懷裏。姊姊的笛聲把我催醒了，兩眼望着星兒。月兒出來了——從柳樹的那邊出來了。我母親指着月兒，問我道：「湖兒！天上掛的什麼？」——我說：「鏡子，圓的鏡子。」母親笑了；我哭了，我要那天上的鏡子。

我哥哥把我的衣服脫了，穿上他的袍子；把我的花兒拔了，加上他的帽子。母親不認識我，向我問道：「這是那家的兒子？」我看見我母親，不由的叫了一聲「媽！」母親不覺笑了：「我道誰呢？原來還是我的湖兒！」

母親坐在牀邊上，我向着鏡子裏面。鏡子裏有個極好看的女孩，和善的女孩。我問我的母親道：「媽媽！她是誰呀？」我母親笑道：「她在鏡子背後，你問他去。」我跑到鏡子背後，她已跑去了；我回到鏡子前，她仍在鏡子裏——鏡子的背後。

我同我的哥哥，用積雪堆着人兒，放在門邊的石上。父親夜裏回來，疑惑是賊，便嚇了一跳。

父親問我：「湖兒是誰做的？」我也不回答，只伏在母親的身上，不住的笑。我父親也笑了：「不說也罷！我已知道了。」

姊姊做着花兒，他們都說他做的美麗；我偏不服氣，也要做美麗的花。跑到姊姊身邊，要了一支針，要了一根線，一個人偷偷的跑到後花園裏。摘了一朵月季花，用線兒繫在布上。姊姊看見了，說我是假的花兒，不是做的。我笑問媽媽道：「花兒是生成的，還是做成的？」

母親欺誑了我，這時還不回來。月落了，夜深了，我睡在李媽的腿上。她老是騙我：「湖哥兒！勿哭！勿哭！你母親就回來了。」我把倦眼撐開，依舊睡在李媽的腿上：「幾時回來的，我的媽媽？」

我母親有時怒了，要打我一頓。我說道：「饒恕了吧！我是第一次呀！」我母也不打了。笑道：「你每次都這樣說的。」我說：「媽媽！我委實不記得呀！」

模糊了，就此不寫吧！滿天的星兒，園裏的花兒，圍繞着我的身上，香透了我的心裏。

(完)

餐花（螺屋雜記）

花之可食者甚多。滬上福建菜館。於秋日菊花盛開時。取花瓣之潔白者。散置盤菜之邊。其香其色。皆極可愛。和菜食之。味亦甚佳。余嘗戲謂曰。此所謂餐秋菊之落英也。

然除菊之外。花之可食者猶多。如桂花以糖醃之。爲製糕餅者點綴之材料。人所共知者也。吾鄉人於秋日取玉簪花。以麵粉調水。加糖。將花蘸粉而投油中煎之。甘芳適口。又春日取杜鵑花食之。味甜而微酸。此皆以花爲食也。

後讀甕牖閒評。知宋人喜食牡丹。略云。好事者多用牛酥煎牡丹花而食之。可見其風流餘韻。又云。此事得之東坡集中。東坡雨中明慶寺賞牡丹詩云。故應未忍著酥煎。又詩云。未忍汗泥沙。牛酥煎落蕊。是也。

印 精 樓 芬 涵

宋 人 小 說

宋人小說類多短說，著述小者，或文字證，或經史考，或詳實以淺，或顯長見，或聞思養，或來單行，或精本不，或易購取，或涵芬樓，或類為說，或均舊鈔，或槧精校，及茲印擇，尤加印校，精諸本校，同諸本詳，問特異原，註之於下，文輕更者，不改現已，出下版者。

塵	默	脚	東	仇	蘇	稽	玉	齊	梁	老	氏	邵	邵	河	春	涑	歸	燈
		氣	坡	池	黃	神	照	東	谿	學	聞	氏	氏	南	渚	水	田	下
			志	筆	門	錄	新	野	漫	庵	見	見	見	見	紀	紀		閒
史	記	集	林	記	志	錄	志	語	志	記	錄	錄	錄	錄	聞	聞	錄	談
王	王	車	蘇	蘇	蘇	徐	王	周	費	陸	邵	邵	邵	何	司	歐	佚	名
得	鈺	若	軾	軾	轍	鉉	明	密	衰	游	博	溫	溫	蓮	馬	陽	名	二
臣	鈺	水	軾	軾	轍	鉉	清	四	五	二	三	三	二	二	光	修	二	角
四	三	二	五	二	四	五	四	三	五	五	九	七	五	九	九	二	角	二

雲	夷	夷	夷	下列四種不日出版	捫	雞	鶴	青	東	隨	投	嬾	珩	澗	石
麓	堅	堅	堅		蝨	肋	林	箱	原	隱	轄	真	瑣	水	林
漫	三	支	支		新	編	玉	雜	錄	漫	轉	子	新	燕	避暑
鈔	志	志	志		話	莊	露	記	錄	錄	錄	錄	論	談	錄
趙	洪	洪	洪		陳	季	羅	吳	聖	陳	王	馬	孔	錄	葉
彥	邁	邁	邁		善	裕	大	處	鼎	世	明	永	平	錄	夢
衛	邁	邁	邁		二	五	經	厚	臣	崇	清	卿	仲	錄	得
					角	角	三	尋	二	二	二	昌	三	錄	二
							云	尋	角	角	角	壽	角	錄	角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無師傳授的賊

卓 呆

市上往往瞧見有什麼「無師自通○○法」的書本子。這些不過是營利的東西。內容很靠不住。無論什麼技藝學問。無師傳授。雖有天才者也能成功。然而總須很吃一番苦。才能獲益。如果有了師。他可以把前人所得的經驗。一齊傳給你。你就可以少吃苦。早些成功了。所以不論什麼職業。若是無師傳授。或是半路出家。即使不失敗。也不容易發達。而且時常要吃虧受損。社會上各種職業中最複雜的賊。又何獨不然呢。

二

諸君。鄙人的小說中。把賊來做資料的很多。這並不是鄙人喜歡在盜賊橫行的世界。再提倡盜賊。只

因賊這件東西。在小說上。戲劇上。實在大有趣味。況且世上各種的人。都是社會上重要份子。一個也缺不得。如果缺了賊。那警察便成廢物。倘使世上沒有窮人。那富者就不足以顯其富。豈不乏味。設使世上沒有拉車子的人。就是我們要坐車子時沒有車子可坐了。所以世上無論善人惡人。都是社會上的原質。萬一世上盡剩善人。那社會上就沒有變化。毫無趣味了。

三

我既說明了賊之必要。就要叫諸君曉得賊的學問藝術。實在太複雜了。不是容易的事。譬如選一百個大學教師出來。叫他們去做賊。我看倒要有九十九個是失敗的。所以我們如果瞧見枷在街頭的賊。不能不有十二分的敬意。因為他的修業時代。實在太難。而且又不能當官的拜師父。萬一找不到前輩指導。要做一個外行賊。那一定失敗無疑了。我這裏所記的無師傳授之賊王阿二。便是一個例。

四

王阿二為飢寒所迫。無路可走。所以去做賊。他以為最是容易。其實大誤。別的職業。都可以敷衍濫竽。獨有這賊的行業。非有真本領不可。何況他是無師傳授的呢。這一夜。他預備好了傢伙。先到白天預

先看定的一家人家去。這一家是沿街屋子。其時還只有十一點鐘。門縫中有一縷燈光漏出來。阿二一想。待我來張一張再說。不料這一家人家。大人倒都睡了。只留一個小孩子。在那裏溫課。小孩子聽得門上有些聲息。一想不好。不要有賊來啊。他曉得門上有一小洞。他就將一只茶几。靠在門上。茶几面離小洞只有半寸。他再用祖母的老花眼鏡。遮在小洞上。自己仍舊去溫課。王阿二在外面一張。只見裏面有八九個小孩子。在那裏讀書。一想。這怎麼可以下手。還是等一下罷。

五

過了一回。小孩子取去老花眼鏡。將一個千里鏡倒置在洞上。王阿二歇了好久。再一張。只見人倒不多了。那間屋子。非常進深。窮他的目力。也望不見底。他暗想道。不好了。我若進去了。走完這間屋子。恐怕已經要天明。那裏再來得及偷東西呢。因此他不敢幹。打算另換一家了。

六

第二家離開也不多路。是一所高大房屋。王阿二打算由他們左面空地上掘壁洞進去。計算起來。掘進去恰是第三進。大約是上房了。所以他舉起鑿子。就掘壁洞。阿二到底能幹。只掘了半點鐘。已經掘

得可以容身。他就大着膽子。鑽將進去。

七

阿二這一鑽。真省事。從此可以不愁衣食住了。也不必再偷別家了。你道他偷到了什麼人家了。原來是警察局的值日室。

(完)

小詩 (月)

(1)

這是算不得樂觀的呢！

因為黑暗的生命之途是終生走不完的。

(2)

常久不聽得了，心絃上快樂甜蜜的曲子。朋友呀！你

給我彈一彈罷！



B城紀事

小圃

上篇 B城縣署

我也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說了多少謊話，纔得到呂縣長允許，算是把我釋放了。

今天可以起程了；但是雨還不住。我當真因為下雨，就改行期嗎？！不論如何，我是要起程的；一定不改行期！一定不改行期！

我斷沒想到受了呂縣長的騙哪！今天後悔，也太晚了。

回想我這五六年，真是倒霉，每月一文錢的收入都沒有，坐喫山空，束手無策。親戚朋友，全說替

我謀事，可是誰也沒替我謀成。幸爾有幾個念舊的學生，按月給我湊個十頭八塊的錢來，因此沒斷炊；不過這幾個學生，也是窮得很，僅僅比我強一點罷了。若是專靠這幾個窮學生喫飯，也不是長久之計呀！

我正在窮困無聊之際，忽然得到一位意外的知己——就是敵東呂縣長。他也不是因為甚麼，一定要拉我同他去上任，做他的幫審員。我見這位呂縣長，說話謙和，像是個很可親近的人；並且他口口聲聲的說：「縣知事的地位雖低，但是親民之官，很可以做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我聽他這樣說法，又因為自己窮得要死，所以毫不遲疑，就把他的聘書收下了。

幫審員，是個極小極小的小官兒；可是想做這極小極小的小官兒，照例也要去鑽營運動，纔能去做。我既不會鑽營，又不會運動，和這位呂縣長，又素不相識，他居然能屈尊光降，委以重任，足見這呂縣長，非尋常的官僚，我安能不感深知己呢！

誰知全出我意料以外；原來我不認識他，他卻認識我。我的性情，和我以前做的事，他全都知道。又加以他近年已經做過兩任縣知事，全是被幫審員把他毀了；所以他拿定了主意，這一次，一定訪

一個書獃子，給他做幫審員；因為這個緣故，纔訪到我的茅廬。這是我到任以後，聽他的男僕——就是他胞叔呂老頭子，對我說的。

呂縣長替我備辦了一份簡單的行李，到B城的任上以後，同我說明，每月給我六十塊官錢局的大洋票，做爲我的薪俸；並且准我住公署的官房；還不用自己開火食。我聽了這樣的優待，心裏很覺着滿意；並且相信這位呂縣長的確非尋常的官僚，的確是想做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我以爲他真是我的知己，我很想掏出血心來，幫助他做一番事業。

B城雖是荒僻小縣，可是地方並不算很窮。若想掏出良心來，做個好縣官，做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比較那附近省城的大縣，更覺容易；這真是可喜的事，或者我這小小的抱負，將憑藉着這位呂縣長，要發表出來嗎？

我在那個時候，又是自負，又是歡喜，因爲我沒有做官的經驗，恐怕自己的抱負，不合時宜，所謂「閉戶造車，未必出門合轍」，所以我於自負和歡喜以外，又有些恐懼了。

我對於將來的事業，雖沒有甚麼把握，可是既遇到這樣的好機會，豈肯輕輕的放過。因此我一

面審案，一面留心本縣的文卷，得暇又到各地巡視了幾次；不及一月，凡關於縣裏應興應革的事，胸中已經有些把握了。

於是我又做起我那腐儒的勾當了。我詳詳細細的，作了一個條陳，心想面遞縣長，請他逐條施行。無奈我的條陳，雖然作成，但是永沒有面見縣長的機會。因為縣長自從到任以後，僅僅休息了三天，便到省城去了。偶然回到縣裏，也不過住上一夜，第二天天剛一亮，便又匆匆忙忙的去。

我見不着縣長，只好把條陳的事，暫且擱置起來。一心一意的審案。我初到任的時候，積壓的案子，很是不少。我逐日清理不及兩月，把所有積壓的案子，全都清理完竣。以後新來的案子，隨來隨審，絕無積壓。我審的案子，是否公平合理，我不敢定；至於枉法營私，貪贓受賄的事，我自己問一問良心，還敢自信；這便算是我可以自慰的了。

積案既然清理完竣，真覺着政簡刑輕了。審判一方面，雖然清閒；可是行政一方面，非常的繁雜。我見各科的人員，終日跑裏跑外，忙得不得了，也不知道他們是做些甚麼事；我因為權限的關係，也不便顧問。

面審案，一面留心本縣的文卷，得暇又到各地巡視了幾次；不及一月，凡關於縣裏應興應革的事，胸中已經有些把握了。

於是我又做起我那腐儒的勾當了。我詳詳細細的，作了一個條陳，心想面遞縣長，請他逐條施行。無奈我的條陳，雖然作成，但是永沒有面見縣長的機會。因為縣長自從到任以後，僅僅休息了三天，便到省城去了。偶然回到縣裏，也不過住上一夜，第二天天剛一亮，便又匆匆忙忙的去。

我見不着縣長，只好把條陳的事，暫且擱置起來。一心一意的審案。我初到任的時候，積壓的案子，很是不少。我逐漸清理，不及兩月，把所有積壓的案子，全都清理完竣。以後新來的案子，隨來隨審，絕無積壓。我審的案子，是否公平合理，我不敢定；至於枉法營私，貪賊受賄的事，我自己問一問良心，還敢自信；這便算是我可以自慰的了。

積案既然清理完竣，真覺着政簡刑輕了。審判一方面，雖然清閒；可是行政一方面，非常的繁雜。我見各科的人員，終日跑裏跑外，忙得不得了，也不知道他們是做些甚麼事；我因為權限的關係，也不便顧問。

好容易呂縣長回來了。我容他休息了一天，便跑到他的簽押房，先把近日的幾件案子，和他說了一番；然後把我的條陳，當面遞了過去。他略微的翻閱一遍，便笑着對我說道：『喝！大文章！大文章！容我得暇，細細的拜讀。……啊！還有一件事，拜託把現辦的案子，分別民事刑事，給我開個單子來。現在有些閒暇了，我們也該商議商議，定個日期，該開審了。唉！窮忙了一兩個月，恐怕案子越積越多了。』我見他發愁案件積壓，連忙向他說道：『請先生不必憂慮！以前的案子，全都清理完竣了。』他聽了我的話，似乎不甚懂，依舊很坦然的說道：『怎麼清理完竣啦？不要說笑話！』我說道：『不是說笑話！我是會說笑話的！的確是清理完竣啦！』他的神色，不像剛纔那樣坦然了，他向我問道：『怎麼會清理完竣了呢？』我說道：『除了我剛纔報告的幾件案子以外，其餘全都判決了。』他的神色張皇起來了，急忙問道：『判決啦？』我說道：『是的，判決了。』他又問道：『當真判決啦？』我說道：『實在是判決了！』全有判詞，先生可以調閱！他的神色，更張皇了，立刻立起身來，說道：『精啦！怎麼全判決啦？李紳士一案呢？……王寡婦一案呢？……黃紳士和張大有爭地一案呢？……李家爭產一案呢？』他一面問，我一面『判決了，』『判決了』的答應着。他簡直的暴躁起來了，大聲和我嚷道：『怎麼不

和我商議，擅自判決了呢？既是這樣，把縣知事讓給你做罷！我豈不是白幹了嗎？李紳士的事，省長一連和我說了兩次，我滿口應允，這一下子，豈不是要摘我的紗帽嗎？再者黃紳士的案子，李家爭產的案子……那都是積壓好幾年的，歷任的官兒，全仗着這幾個案子度日。你一判決，我的生財之道，豈不是被你斷送了嗎？我也是下本錢來出！這不是有意害我嗎？我的命中是造定了的，我是專受幫審員的害呀……』

他這一番暴躁，實在是的我意料之外。我起初還以為他怪我專擅呢；後來纔明白他的意思。我豈肯當面受他的申飭呢！我如果是肯受申飭的，我也早就做縣知事去了，又安能寄人籬下，做這小小的幫審員呢？因此我不容他說完，便指着他的臉，痛痛快快的，臭罵起來。好在罵他一回，最大的罪名，也不過撤掉我的幫審員，還有甚麼餘罪嗎？我這些年的積憤，正好在他的身上，發洩一番。我越罵越高聲，越罵越起勁。當時罵的是些甚麼言語，一時也說不完全；總而言之，祇要是個人，聽到這些言語，誰也是不能忍受的。

誰知這位呂縣長，與衆人不同，涵養的功夫很深，見我大罵起來，他不但怒，反倒把剛纔的暴

燥，全收束起來了。他安安靜靜的，又退回去，坐在椅子上，一聲也不言語；有時還要笑一笑。他這種笑的樣子，異常的難看，我記得清清楚楚，永遠是不會忘記的。

我正在大罵之際，忽然一個五旬以上的老書吏，走了進來，湊到呂縣長的身旁，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呂縣長笑着向那老書吏說道：『我此刻已經想起來了！料想有你在衙門裏，不致辦出那樣荒唐事來；倒是不加思索，太冒失了。你來了很好！就請你在此陪着王先生談談！等王先生消消氣以後，我再負荆請罪。』他說罷，向我點點頭，就進內衙去了。

這位老書吏，在呂縣長耳邊說的是甚麼話呢？呂縣長說，『此刻纔想起來，』他究竟想起甚麼來了呢？我當時固然不便問，到了當日晚間，我便曉得了，也是那呂老頭子對我說的。原來我判決的案子，一件也沒發表。我作的判詞，送到科房，用印送達，全被這老書吏壓住，連一件也沒用印，連一件也沒送達。那老書吏，真會當差，他聽見我和呂縣長吵起來，他便跑來報告他壓案的功勞。其實他的報告，還嫌稍晚一點，因為呂縣長，到那時候，已經想起印在太太的房內，他未曾回署，斷乎不能用印；所以他到後來，反倒安靜了。唉！我費了許多心血，原來那些訴訟當事人，在城裏候審的，依舊候審在

獄裏看管的，依舊看管，我太默了！被人裝在口袋裏，自己還不曉得呢！這些官兒，固然可恨；這些書吏，更是可恨了。

這老書吏，實在是油滑；比較呂縣長，又高的多了。他是有經驗，有閱歷的人；他認得我是個書獃子；他知道向我勸解，是無用的；他並且知道我張口便要罵人；所以他極力的恭維我，可是始終不談剛纔的事。我知道他是個老魔鬼，我何必同他談話呢？難道我希望他替我說幾句好話，保持我的飯碗嗎？可是他既然很恭維我，不論是謊言，也不論是實話，按照『禮尚往來』的老例，是應當敷衍他幾句話的；因此我用力壓着憤怒，淡淡的向他說了幾句客氣話，然後向他拱拱手，便走出了簽押房。難得這老書吏，竟像主人似的，恭恭敬敬的把我送出來，還深深的向我一鞠躬。

唉！當差，全應當跟這老書吏學啊！

我回到自己的房中，已近黃昏的時候。呂老頭子點了一盞煤油燈，給我送來，放在桌子上。我借着燈光，向他臉上一看，見他那兩撇半白的鬍鬚中間，含着要笑的意思。我此刻正要叫他幫助我收拾行李，以便明天起程；他沒容我說話，便先說道：『王先生！你真有趣！罵得痛快！罵得痛快！早就該罵！』

早就該罵！我說道：『我辱罵縣官，是有罪的呀！』他說：『甚嗎？有罪？誰不想罵他呀？不過我們不敢明目張膽的罵他就是了。我們嘴裏不罵，心裏也是要罵，當面不罵，背地也是要罵呀！王先生，你罵的很好，全是我心中想罵他的話。王先生，你算是替我代勞了，我應當謝謝你！王先生！』

我道：『老呂呀！你這麼大的年紀，這是何苦呢？你聽我說！上年紀的人，禁不起劇烈的憤怒啊！你離鄉在外，必要小心自己的身體！況且你和我是不同的，你們究竟是同族，不論如何，你是他的長輩，可以原諒他的。』他說：『我原諒他？我不敢原諒他嗎？唉！我平日最歡喜同先生談話，先生一走，我可寂寞了。』我說道：『我們將來還許有聚會的一天呢！來你消消氣，你幫助我收拾行李罷！』他說道：『何必忙呢？』我說道：『難道我還戀戀不捨嗎？』他說道：『不是說先生戀戀不捨，我不敢斷定他不肯放你去！一定要挽留的！』我說道：『沒有的事！我把他痛罵一陣，他還要挽留我沒有的事！』他說道：『一定的！一定的！』我說道：『他縱然挽留我，我就能聽他挽留，依舊在這裏苟延殘喘嗎？我今天聽了他的話，已經看透他的本像；他是想在案子裏貪贓枉法呀！我既在這裏當幫審員，能不顧自己的名譽，同他狼狽為奸嗎？』

呂老頭子原在我几案前立着，到了此刻，他忽然在房中走動起來。忽而歎息一聲，忽而伸一伸手臂，忽而仰起頭來，望一望棚頂，像是滿腔的事情，一時不能決定似的。

他望着我，愣了一會兒，又說道：『唉！我早知道你老先生是不能在此地長久的呀！王先生像你這樣的人，同我一樣，是不合時宜的。生在這個時代，只好受窮挨餓罷！我見你自從到任以後，所做的事，我心裏是最佩服的，我暗地替這一縣的百姓念佛；但是我一想到他，便又知道你們兩個人，是不能同力合作的，因此我又不禁替這一縣的百姓擔憂。唉！這也是天意呀！這也是現在的人，造孽太深，應當遭報，所以老天爺纔生下這班貪官污吏來呀！』

呂老頭子說到此處，立刻激昂起來了。我向他說道：『你說的話，實在不錯！我看你這個人，很不像個當差的；這當差的事，與你的性情，也不相宜；我勸你不如也離開此地，另尋謀生之路去罷！』

呂老頭子聽我這樣的說，臉上現出慘澹的神色來了。他說道：『王先生！你的話，說的極是；但是我沒有法子啊！王先生你如若不嫌煩絮，請你賞個座位，我要把我的苦衷，向你訴說一番。王先生，你願意聽嗎？』

他要向我訴說苦衷，在理是不能拒絕的；況且我看他與尋常的下人不同，一點卑賤的舉動也沒有；聽他的語氣，似乎是悲憤牢騷，和我所處的景況，大抵相似；再者這一兩個月以內，每遇燈前月下，閒暇無事的時候，他時常和我談話，破我的寂寞，我知道他是個直爽的人，是個有骨氣的人，現在困在奴僕的隊中，大約也是出於萬不得已；『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們正應當互訴苦衷，互相慰藉，他既看得起我，想和我訴說他的苦衷，我不但不能拒絕，並且還要熱烈的歡迎呢！因此我對他說道：『你要向我訴苦麼？很好！很好！你就請坐，慢慢的說罷！』

他聽了我的話，一邊答應着，一邊泡了一壺茶來，先給我斟了一杯，送到我的面前；然後坐在對面的椅子上，自己也斟了一杯茶，約摸着喫了半杯，他便開談了。

他臨開談之前，先從袖子裏取出一塊白布手帕來，把他鬍子上沾的茶，拂拭了一番；又用下嘴唇，把那護口的鬍子，向下理了一理；然後緩緩的向我說道：『王先生！你是我看得起的人，是可以聽我話的人，並且我們指日就要離別，所以我願意同你談談；但是我先和你約定了，你不要問我的名字！你肯應允我麼？』

他此刻的態度，與往日大不相同，絕不像個僕人，他的語氣也變了。我知道他必有點來歷，因此他向我一問，我立刻答道：『我一定不問你的名字！請你老先生說罷！』他笑道：『甚麼？老先生有像我這樣的老先生嗎？』我說道：『或者稱你一句老先生，你還不歡喜呢……啊！不管是甚麼老先生，或是甚麼老大人，這些浮詞，暫且擱起，請你說你的苦衷罷！』

他又歎了一口氣，很莊重的，向我說道：『唉！王先生！我不是久慣伺候人的呀！在三年以前，不四年前，不錯的！民國元年，是的！四年以前，還有許多人伺候我呢！我因為受人伺候過，所以我現在伺候人，並不算外行。我祖父是湘軍的名將，我父親也是有點名氣的武官，在諒山打敗了法蘭西的軍隊，就有我父親在內。我們家裏，世代做武官，所以我自幼兒也是習武。我起初是在海軍裏，官職已經到了三品。祇因黃海戰敗，雖沒喪了性命，可是官職一抹到底，成個大白丁了。丟了官倒是小節，但是我這一腔子憤氣，逼得我實在難過。我們中國的好漢子，為甚麼被人家打了個落花流水的呀？我決定乘着年力方強，再幹一氣！我想總還有和人家打仗的一天，所以我又投到陸軍裏去了。我從當排長起，不鑽營，不運動，熬到民國元年，也做到營長了。這一年，忽然我們的師長死了，老袁派了個小毛

孩子來接任。這小毛孩子，懂得甚麼叫做打仗，他怎麼配做全師的首領？我見朝廷上，不政府裏如此胡鬧，知道他們是越鬧越糟。我是個土埋了半截的人了，青年的壯志，早已銷磨淨盡得啦！不幹啦！回家去罷！我辭了營長，心想回家去種田度日，誰知我回到家鄉一看，我們的村莊，早被土匪焚燒得連基址都看不出來了。我的老妻，和我的兩個尚未出閣的女兒，全逃到天津去了，於是我也趕到了天津。原來我的妻女，逃到天津，本想到我那位老賢姪的家中去避難。哼！就是我這位老賢姪呀！呂尙中就是他！』

他說到此處，便瞪着眼睛，用手向窗外指着，一時口中竟說不出話來。我乘這個當兒問道：『那個時候，他做甚麼呢？』他見我一問，便接着說道：『他闊呀！他那時，正給老K的二公子當走狗呢！聽說他做了四個月的縣知事，就賺了七八萬，在天津蓋的三層洋樓住着。王先生！我不是見人發財，我心裏嫉妬啊！只因我的妻女，逃到他的家裏，他居然不肯收留。承他的情，替我的妻女，在河北賃了兩間破房子安身；還感他的大恩，賞了十塊大洋，他始終也沒和我那老妻見一面。王先生！你要聽明白了！我並不是倚賴同族！只因他的父親在世的時候，這個不顧家的壞東西，他家裏七八口人，全靠着

我那老妻養活給他們房子住，供給他們錢，供給他們米，男的娶妻，女的受聘，以至於他進學堂，也是我那老妻替他籌畫學費。怎麼他應當受我家的恩，我家就不可以沾他一點惠嗎？王先生！你是讀書的人，你替我評一評這個道理！」

他說到此處，臉上又現出憤怒的神色來了。他用眼睛望着我，是等我的回答；我便說道：『這本是一定的道理，何待評定呢？』他緊接着說道：『着啊！這不是一定的道理嗎？但是現在時代變啦！道理也變啦！可有甚麼法子呢？我那老妻，帶着兩個女孩子，祇得苦熬着罷。王先生！我到天津的時候，我家裏連一升米都沒有啊！我回來的很巧啊！要不然她們眼看着就要挨餓啦！王先生！你的心裏，必以為我一回家，我那妻女，就要苦盡甘來了罷？必以為營長還鄉，總掙個十萬八萬的了罷？我的良心，對得起老天爺！我回到家中，除了我途中用去的盤費，僅僅贖下五百五十塊大洋，這就是我多年的宦囊！王先生！我雖沒掙回錢來，可掙來不少的眼淚。我從營盤起程的那一天，合營的兵卒，同聲大哭，倒像是我死了。這些眼淚，是極貴重的！此金錢值的多呀！所可惜的是這些眼淚，不能充飢，也不能遮寒哪！你說够多麼可憐……可慘！』

他說着便流下眼淚來了。我望着他，想用言語安慰他，但是一時又找不着相當的言語；因此相對默然，一時房中，異常的沉寂。祇聽窗外風聲，捲得雨點，不住的向窗紙上，答答的亂撞。我乘這個機會，向他說道：『你聽！下起雨來了！多麼涼爽啊！』

他連忙說道：『下雨不下雨，我們姑且不說；還是說我的事。王先生！現在人人所痛恨的，不是軍人嗎？不錯的，軍人實在可恨；但是可恨的不是我，也不是大隊的兵丁；據我看起來，現在天良沒喪盡的，只有扛鋤的老農，和扛鎗的大兵而已。王先生！大兵譁變，連燒帶搶，這還不可恨嗎？哈哈！你若是因為這個恨大兵，大兵纔冤枉呢！你要知道！大兵也是人，既是人人都不願意燒，不願意搶，大兵也是不願意的；可是他們在官長命令之下，敢不燒敢不搶嗎？唉！他們本來是會燒會搶的，因為不願意燒，不願意搶，所以纔去當大兵。如果他們願意燒，願意搶，很有可走的道路，何必跑到營盤，受那個罪去呢？你想想燒搶，不是極容易的事嗎？到處全是土匪，你若肯去入夥，那是頭目最歡迎的。一入夥，便可以任意燒搶，何必去當大兵呢？他既是不肯當土匪，偏要去當大兵，正可以表明他們不願意燒搶。最可惜是這班不願燒搶的弟兄們，一入營盤，便奉着號令，學習燒搶，日子一久，習為固然；從此以後，不

論是在營裏喫糧，也不論是打败了以後被人遣散，他便不得不違其本願，大燒大搶起來了。唉！他們雖然燒搶，他們的良心，決沒喪盡，全在做官長的訓練哪！我帶兵一二十年，我的兵沒搶過民家一草一木。我窮得不堪，他們也甘心跟着我受窮。在我臨行之時，他們還贈送了我許多眼淚。王先生！你仔細想想！若說大兵可恨，豈不是冤枉他們嗎？豈不是冤枉他們嗎？

他說到此處，又瞪着眼，向我望着，一聲不言語了。此刻窗外的雨聲越大了，簷頭也往下流水了。我說道：『你說的話，句句屬實嗎？』

他直着眼睛說道：『怎麼不屬實？怎麼不屬實？全是實話呀！王先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誰也不願意燒搶，全是由於不得已。啲！啲！我是有罪的人啦！我不應該貿然辭職啊！因為我一辭職，我營裏的兵，竟散了一大半。他們見我辭職，以為是新師長不能容留我，所以他們要求新師長挽留我。新師長沒應允他們，他們便在我離任以後，攜帶鎗械逃跑了。他們一逃跑，可了不得啦！他們聚在一起啦！』

他湊到我的身旁，小聲向我說道：『這一夥子，就在B城呢！』他說罷，走到房門向外望一望，回過頭來，向我搖搖手，又坐下接着說道：『王先生！你想！這豈不是我的罪嗎？他們眼線很多，倘若他們

知道我在這裏，一定是麻煩事；好在我的期限快滿了，趕快離開此地，便沒有我的事了。」

我見他說到此處非常氣促，像是要喘的樣子。我向他問道：「你說期限快滿了，甚麼期限？我不明白。」

他說道：「是的是的！不錯！越說越遠了，還是說我的事；我一說，你就明白了。我不是回到天津嗎？聽我那老妻說了以前的事，我纔知道他喪失良心了。我起初還不甚相信，我特意去見他，他還款待我，也很奉承我。原來他以爲我發財回來了，所以款待我，奉承我。後來他知道我是個窮小子，便和我疏遠了。他疏遠我，祇好由他，我還能勉強他嗎？我只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老天爺自然看得清楚；誰知老天爺在這一時，眼睛也瞎了。他一天比一天得意，我一天比一天倒霉。我在天津做個小生意，勉強可以糊口。我的兩個女兒，嫁了一個，死了一個，只賸下我們老夫妻二人，人口雖然少，可是生計越發的艱難了。偏偏在去年冬天，我那老妻又死了。王先生！我一個錢也沒有！衣裳棺槨，以及埋葬，沒有錢可怎麼辦呢？我萬分無奈，只得去尋我這位老賢姪，向他借錢。我費盡了唇舌，他纔借給我六十塊錢。我本想按月分還，他說這按月分還，是靠不住的，他教我寫一張字據，在他家傭工六個月。唉！我簡

直的把身子典與他了！沒有法子，祇得應允。王先生這就是我在族姪門下當奴僕的緣由！請問王先生世界上有這樣的事嗎？有他那樣的人嗎？沒有別的，我祇有焚香禱告，祝他升官發財，多福多壽；可永遠別落到我這老絕後老奴才的地位呀！……哼！

我不得說道：『哦！原來如此啊！我早知是這樣，我斷乎不能到這裏來呀，我明天就走！我明天就走！』

他向我笑道：『你老先生想走，恐怕不容易罷！他一定央求你，不教你走啊！這是我敢斷定的！恐怕我倒要走在你的前頭呢！再過兩天半，我的期限已滿，他如果賞我幾塊路費更好，但是不敢存這個奢望。他即或不給我路費，我沿途討飯，也是還鄉啊！』

哼！果然應了老呂的話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呂縣長果然來向我謝罪，說了許多的好話，不論如何，不教我走。我如何能應接呢？因此他託出各科的人，向我說好話一連三日，糾纏不清；又加以天天下雨，始終不住。我也不知道費了多少唇舌，說了多少謊話，纔得到呂縣長的許可，算是把我釋放了。老呂果然昨天已經走了。我今天一定是要起程的，雖然下雨，也攔阻不住我呀！

（上篇完）

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

通俗戲劇叢書

山河淚

侯曜 一冊三角

這劇本共分三幕，是描寫韓國獨立運動的精神，並借此替世界被壓迫民族作不平之鳴。而予帝國主義之野心家，一個當頭棒喝，在舞台上幾度排演，頗能感動觀衆。

棄

婦

侯曜 一冊二角半

本書主旨，在提倡女子參政與平民教育等問題，曾在南京蕪湖等處排演，深得觀者之歡迎。

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尚的遊戲用品！

益智圖 六册二元

圖版全副 二角

益智圖 連史二元八
字文册 毛邊三元四

益智圖節本 四册四角

英文益智圖 三 角

七巧八分圖 六册八角

圖版全副 一角

彩加法盤 一 角

彩九九數盤 一 角

兒童遊戲算術 二角五分

國民遊戲

飛艇進行圖

三角

五彩打獵圖

四分

國旗牌

二角

運動圖

四分

英文字母牌

二角

賽跑圖

四分

九九數牌

一角五分

跑馬圖

四分

動物牌

三角

中國鐵路圖

四分

五彩從軍圖

一角

中國航路圖

四分

五彩交通進化圖

一角

環遊世界圖

四分

五彩修身圖

一角

名勝遊覽圖

四分

歷史遊戲圖

四分

四湖覽勝圖

六分

二十四孝圖

四分

都會旅行圖

四分

頤和園玉泉山遊記

胡樸安

京師爲禹貢冀州地。土脈墳起。氣勢雄壯。自元胡建都於此。六百餘年。常爲首都。宮殿之宏麗。遠過洛陽。蓋累代經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太行首自三危。過雁門。經居庸。蜿蜒東來。崗連巒接。曲折赴京郊之西。是爲西山。西山內接大行。外走邊牆。嶽崎礚礚。蒼莽青蔥。爲京師之西蔽。林木深幽。谿壑窈曲。凡峙而爲峯。瀦而爲湖者。皆分西山一脈之勝。自西山迤邐而東。苑囿基布。圓明暢春之遺址。歷歷可數。夫以當時物力之富。建此壯麗寬弘之苑囿。曾幾何時。兵戈水火。浩劫頻仍。蕩爲荒煙。沒爲蔓草矣。夕照荒涼。僅餘壞瓦頽垣。與碧水青山。寂寞相對。惟玉泉昆明。尙足引人留賞。旅京之士。永懷而永傷者。多於此遊眺焉。某年九月。休沐之暇。隨秋浦靜仁先生。作玉泉昆明之遊。破曉起。盥沐旣畢。振衣策杖。

驅車出西直門。時積雨初晴。微風散柳。西山爽氣。接人眉宇。成詩一首云。早起策輕車。離城十里賒。淡雲殘月白。絲柳曉風斜。矮屋低牆護。高樓遠樹遮。滄桑多變幻。幽恨向天涯。行半時許。日出東隅。西山平受朝暉。積綠舒光。與玉爭碧。路坦蕩平直。兩旁垂楊。數以萬計。微風蕩漾。絲絲相連。車馳迅速。綠意都融。如行碧琉璃中。鬚髮俱爽。白屋紅牆。從隙中馳過。瞬息數十里。抵頤和園止焉。

頤和園本清漪園故址。清漪園者。清高宗之所建。後倚萬壽。前臨昆明。昆明爲燕京之西湖。其水導自玉泉。淵然而清。悠然而靜。清高宗。濬而深之。拓而廣之。設戰船仿閩廣巡洋之制。每逢伏日。香山建營於湖內水操。寓習武之意。因改名昆明湖。上爲甕山。乾隆十五年。以皇太后六旬大慶。建延壽寺於山之陽。又名萬壽山。圓明園燬於火。遊觀乏地。慈禧抑鬱不樂。逢迎者。移海軍軍費。修是園以媚之。包萬壽山昆明湖。繚以周牆。十八餘里。洵壯觀也。進園門爲仁壽殿。卽清漪園勤政殿舊基。故事慈禧每屆盛夏。遷居頤和園。於仁壽殿召見羣臣焉。今則發爐香燼。龍壁采沈。寶樹風清。珠簾晝寂。三兩老監。鰲面相向。蓋已改昔觀也。作仁壽殿一律。錄下。

碧瓦參差入望迷。寂寥清晝草萋萋。珠簾蔽日金龍冷。畫角吟風鐵馬低。石山崢嶸猶拱北。斜陽

慘淡已沈西。欲知仁壽宮中事。爲問階前吐篆猊。（階前有狻猊香爐）

折而西爲玉瀾堂。清光緒帝所居。規模殊小。製亦甚樸。綠窗紅壁。略具富貴氣。玉瀾本清漪園舊有。豈仍其故基。稍補綴之耶。西北爲樂壽堂。慈禧頤養處。玉階碧瓦。朱角丹檐。雕瓊居楹。泥金在壁。意者頤和園之樂壽堂。非清漪園之舊歟。何以華麗堂皇。迥殊乎玉瀾也。堂前翠柏二株。高不三尺。陰足十圍。中大石一。題青芝岫三字。清乾隆帝筆。青芝岫者。明朱萬鍾所運大石。置良鄉者是也。作樂壽堂一律錄下。

樂壽堂前花木深。兩株翠柏鬱森森。參天苦乏千尋幹。匝地真堪一畝陰。寂寞金門猶待月。淒清玉殿不聞琴。繁華消歇等閒事。湖水沈沈自古今。

出樂壽堂。至湖邊。一泓碧水。萬株綠楊。湖影天光。纖塵不染。瀾澄而靜。有逾寒玉。微風蕩之。受日光處。如屑金碎錦。令人目眩。呼舟子泛槳於碧波中。清澈見底。遊魚歷歷可數。空明無障礙。水底荇帶。隨槳力所向。似柳枝受風。悠揚飄蕩。惜水深荷少。綠蓋紅花。盡在湖邊一隅。少焉。舟抵東堤之北。舍舟而陸。隄上范銅爲牛。黝黑而潤澤。映日作烏金色。清乾隆爲銘鐫其上。銘詞不足錄。緣隄南行。折而西。盈盈

一水飛虹跨之。孔十有七。名曰十七孔橋。過橋爲廊如亭。四面皆敞。遠挹山青。近澄波碧。洵廊如也。西爲龍王廟。爲求雨之所。再西爲涵虛堂。清大阿哥讀書處也。一拳培塿。四周煙水。雲影入湖。天地一白。風回浪動。齧岸而伏。後波壓之。高起寸餘。吞吐沈浮。起伏回轉。泛乎若扁舟游漾於中流。幾忘足之所履者爲土石也。作十七孔橋一律。錄下。

長橋百尺亘如虹。圓洞空明十七通。荇藻深含眉黛翠。湖波微映采霞紅。已無華蓋求甘雨。賸有垂楊泣曉風。西望涵虛環碧水。重樓猶是舊玲瓏。

出涵虛堂。復登舟。抵北岸。泊於排雲殿前。排雲殿者。全園精神聚會之處也。殿前爲長廊。東達樂壽堂。西抵石舫。五百七十三間。每間裝設電燈。爲萬壽山麓。諸宮殿之連鎖。湖波映其南。樹影融其北。魚藻軒對鷗舫。秋水清遙。寄瀾留住。四亭沿廊而峙。各具勝境。作長廊一律。錄下。

長廊五百曲環湖。畫棟輝金檻點朱。似鏡略平通翠輦。如星燈燦綴明珠。魚軒遠對西山碧。鷗舫
惟邀夜月孤。秋水清遙瀾足寄。留住亭畔玉人無。

進殿門。豁然開朗。華闕朱堂。殊形詭制。兩廊房闈。周通洞開。畫繪雕刻。藻繡淪連。周鼎商彝。爛斑古色。

豐碑矗立。繡幕重垂。殿內供慈禧像。美國卡爾女士所畫。殿後奇石确犖。空靈多竅。兩旁白石爲階。級各數百。往復旋轉。作回廊形。拾級而登。俄出山上。中爲佛香閣。右爲轉輪藏。左爲銅殿。隔牆後爲衆香界。崇台開館。煥若列宿。崔嵬炤爛。匯爲大觀。縱目遠眺。西山連亘。鬱乎蒼蒼。雁影極天。千里一色。大地廣漠。浩浩蕩蕩。近則雉堞連雲。層樓聳碧。甲第千萬。接宇望衡。樂善暢春。圓明靜宜。荒荒故基。一覽在目。昆明百頃。俯拾卽是。後山竹樹翠色。上衣鴛瓦映日。焰朗入眼。嘗謂園林與文字。約略相同。長篇鉅製。必有勁段以斂其神。廣榭高台。必有崇觀以聚其氣。登佛香閣而四覽。園之內。園之外。無不備焉。作排雲殿。佛香閣。二律錄下。

摩空高殿足排雲。萬籟清虛天語聞。白玉豐碑題鳳字。黃金彩壁畫龍文。爐煙已冷三更月。繡幕空飄百疊裙。惟有宮門銅獸在。雙雙無語立斜曛。

玉階直上青雲霄。縱目湖山意自豪。高閣摩天三百尺。白楊繞水一千條。渾沌頑石都成竅。往復迴廊欲駕橋。幾許癡情來問佛。晚風何事大蕭蕭。

銅殿者。鑄銅爲之。庚子之役。聯軍入京。日本兵士。習聞中國金殿之說。疑爲金質。以刀割之。傷痕一一。

銅佛二。今亦失去。窗扇亦闕其三焉。轉輪藏東西各一下。爲輪。上列佛。往時引昆明湖水衝輪自轉。近機械已壞。以人力推之。尙能活動。下有碑題曰。萬壽山昆明湖。亦乾隆帝筆也。作銅殿一律錄下。

采得滇南百萬銅。融成小殿一重重。居高不怕天風急。入夜能承仙露濃。古色爛斑疑漢鼎。洪聲隱約應周鐘。可憐劫後傷痕在。丈二金身已化空。

自銅殿而西。背山面水。爲山色湖光共一樓。爲聽鸚館。爲畫中遊。風景絕佳。自爲丘壑。其下爲石舫。半入湖。亦纖淨可坐。石舫又名清宴舫。往時慈禧常於此開宴。今則設席賣茶焉。作山色湖光共一樓。石舫二律。

危樓聳翠礙晴空。遠水遙岑入望中。山色滅明斜照裏。湖光搖蕩暮煙中。黃鸝不語留孤館。朱雀停遊泊曉風。日落深宮人跡少。暮雲鶻鶴鎖蒼松。

磷磷白石琢新成。斜入湖中穩不傾。翠幙迎風牕四面。微波盪月夜三更。蓬萊無路思何極。畫舫常停水自清。回首當年遊宴地。至今惟有賣茶聲。

由石舫而北。轉入後山。石徑松林。饒有村野意。山椒一堂。製亦質樸。顏曰湖山真意。信乎其爲真也。作

湖山真意。一律錄下。

山巔獨自闢高堂。古樹嵯峨意更蒼。平野晚炊雲氣白。暮天斜照柳條黃。千家廢市頽垣短。一脈清泉玉帶長。遙望圓明遺址在。荒煙蔓草冷紅牆。

尋山徑而東。爲雙亭。折而下。有石筍二。夾立如門。再下而東南爲諧趣園。中一荷池。紅欄繞之。屈曲可通。水聲潺潺。自牆隅流出。濺珠飛玉。清人心脾。面泉而坐。恍惚置身深巖幽壑。俗慮悉忘。作諧趣園一律錄下。

卍字欄干曲折幽。迴廊複閣隱紅樓。爐煙舊擁宮娥立。翠浪初深鷗鳥遊。五夜漏聲催玉箭。三春風色動簾鉤。祇今賸有淒其柳。閒對園亭細細愁。

出門西行。爲大戲臺。臺凡三層。極其寬敞。演戲時。神仙自上而下。鬼怪自上而下。當時構造。頗具思想。作大戲臺一律錄下。

曾聞於此鬪繁華。金壁凝光映晚霞。春日遲遲方度曲。西風陣陣已悲笳。霓裳舞罷秦雲冷。河滿歌殘江月斜。轉眼滄桑多變幻。淒涼自古帝王家。

園之規模。窮泰極侈。增飾崇麗。近世園林。罕有其匹。然按其名稱。大半清漪之舊。如樂壽堂。玉瀾堂。山色湖光共一樓。聽鸚館。長廊。石舫。頤和園。所有者。皆清漪園所有也。頤和園之遊。既畢。驅車北往玉泉。路稍嶮崎。竹籬茅舍。漸有鄉村風味。玉泉峯不高而挺秀。石不怪而峻嶒。金章宗嘗建行宮於此。元明已來。皆爲遊幸之所。清康熙時。加以修葺。名曰靜明園。園有十六景。曰鏡影涵虛。曰裂帛湖。曰影湖樓。曰界湖樓。曰竹爐山房。曰溪田謀耕。曰雲外鐘聲。曰峽雪琴音。曰玉峯塔影。曰芙蓉晴照。曰采香雲徑。曰風篁清聽。曰玉泉趵突。曰翠雲嘉蔭。曰清涼禪窟。曰森玉笏。今則垣牆雖存。而題額剝落。所謂十六景者。或存或沒。莫能一一指示矣。山下新建一旅館。爲遊人休息處。入館午餐。摒擋上山。危齋半壁。破瓦頽簷。隨處皆是。詢之導者。亦莫能確言古爲何殿。廢於何年。山石嵯峨。徑偏仄而傾斜。峯回路轉。小樹扶之。尙忘其險。上山數百級。一碑直峙。題曰玉泉趵突。上爲龍王廟。下卽玉泉也。玉泉出自石罅。瀆爲湖。廣可數十畝。舊稱玉泉垂虹。清乾隆帝以垂虹爲瀑布之稱。玉泉從山根仰噴。實與趵突之義允合。改爲玉泉趵突。按趵突者跳躍也。馬季長留賦云。瀑瀑噴沫。犇逐碣突。言水沸湧而跳躍也。玉泉之水。自下而上。譬如急雨入湖。不見雨脚。只見浮沫之泛珠。又如陰陽爲炭。天地爲爐。火烈水沸。噴氣而

上敏。靜碧之中。散玉濺珠。洵奇觀也。元王恽玉泉詩云。峯頭亂石鬪嵯峨。水底浮光浸碧霞。余謂浸字改爲散字。真能寫玉泉夕照之景。由玉泉趵突而上。歷古屋數重。半就傾圮。按諸記載。當爲竹爐山房。開錦齋。賞遇樓。真武廟。關帝廟等。再上玉泉山巔。前爲香岩寺。後爲妙高臺。中立一塔。所謂玉峯塔影是也。涼颯振野。微雲抹山。半整夕陽。明滅萬狀。滿城炊煙。凝爲暮靄。山水田疇。疆場綺分。農夫荷鋤。叱犢歸舍。玉泉山之晚景。擬之登萬壽山。又覺壯麗蒼涼之不同也。下山看華藏海。裂帛湖。華藏海者。鑿石爲洞。就石壁鑿佛數千。裂帛湖。古榆蔭潭。境極幽秀。王漁洋裂帛湖詩云。裂帛湖光碧玉環。人家終日映潺湲。分明一幅蔡侯紙。寫出湖南千萬山。結廬於此。亦足自樂。又何必遠遊五岳乎。遊興旣闌。日亦云暮。歸則市燈已明。寺鐘初動矣。剪燈更爲長律四十韻。記遊錄下。

鶻靄晨熹活。危城倚日空。深嵐舒積翠。大漠振飛鴻。周道直如矢。輕車轉似蓬。迎人楊柳綠。零露
菱荷紅。爽氣澄朝宇。晴雲淡昊穹。地維樞冀北。山勢走遼東。廢苑淒荒草。頽垣冷古松。涼颯來海
鶴。浩劫付沙蟲。賸有靈光殿。重修景福宮。雕牆圍碧水。畫棟卷芳叢。複室回環合。長廊曲折通。綺
樓棲采鳳。朱壁舞驪龍。帶隱瓊瑀佩。紗封翡翠櫺。御爐猶列鼎。怪石半藏鋒。塵暗珠簾寂。煙銷絳

蠟融。銅駝秋泣月。鐵馬晝吟風。粉墨今何在。霓裳昔已終。游魚穿荇藻。飢鳥啄梧桐。高閣摩天迥。平原接塞雄。崇階凌絕頂。遠雁沒孤峯。淺黛籠層嶂。凝青護短壩。素波微蕩漾。別館太玲瓏。鴛瓦黃金爛。鼉碑白玉豐。揚靈遙散雪。臥浪近垂虹。極目心都壯。豪遊興未慵。出園方憩石。尋勝更攜筇。小樹扶斜徑。清暉映晚楓。潺湲湖裂白。飄曳寺鳴鐘。傾仄盤旋上。佳奇次第逢。一泓泉趵突。對峙檜蔥蘢。洞府居羣佛。田疇課老農。幽篁搖琤琫。遺址渺芙蓉。靜坐參禪旨。焚香悟道宗。琴音寒峽裏。塔影夕陽中。冥色千巖合。歌聲四野同。譙門初擊鼓。陌路正歸驄。逸韻懷靈運。先憂侍范公。息蹤情若往。酌酒意無窮。諷詠涉遐想。描摹愧化工。詩成渾不寐。萬壑夜羅胸。

(完)

和詩辨

胡懷琛

晚近詩人互相唱和。和者必次作者原韻。甚且相疊至數次而不已。只求壓韻之工與穩。而不顧其他。或亦視此爲應酬之作。雖不欲和而不得不勉強塞責。於是其所作遂變爲機械之文字。而去詩遠矣。宜乎其爲新文學家所攻擊也。

然余考詩之有唱有和。由來甚古。毛詩云。叔兮伯兮。倡（今作唱）余和女。（鄭風）論語云。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是當時卽有唱和。然唐以前。未見和韻之詩。而只有投贈酬答之作。或者所謂酬答。卽和詩歟。抑別有所謂和詩歟。

嘗讀國風。輒見篇有數章。而每章只在壓韻處一二字不同。此種相重之章。在雅中甚少。在頌中尤少。僅駟駟牧馬一篇而已。余卽疑此相重之章。卽唱和也。如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此是唱也。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鄭風)

此乃和也。其有一篇在三章以上者。是唱者一人。而和者二人也。如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此一人唱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此一人和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召南)

此又一人和也。

其他類此者。不勝枚舉。亦有末句爲兩人以上同歌者。此例在今日西國樂歌中。常有之。而不知國風中亦有之。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召南）

是首章爲甲唱。而末句「于嗟麟兮」一句。爲甲乙丙同歌。次章爲乙和。而末句三人同歌。三章爲丙和。而末句爲三人同歌也。此外北風（邶風）之「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木瓜（衛風）之「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君子陽陽之（王風）「其樂只且。」皆是也。

而北風、桑中、褰裳、蕩、各篇。尤足見爲兩人贈答之詞。凡此皆和詩也。

然此不過爲我之理想。猶未有確證。及後讀尙書「股肱之歌。」乃始知我之理想果爲不誤。而股肱歌即可爲明證矣。益稷曰。

帝（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臯陶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

按。廣。續也。載。成也。是臯陶繼舜廣續成歌。仍和其語而易其韻。是非唱和而何。故後人和詩。亦沿用廣字。曰廣和。夫股肱歌唱和之體。與吾上文所引國風。完全相同。則國風非唱和而何。唱和之名。既見於毛詩及論語。唱和之詩。又見於尙書及國風。誰謂古人無和詩哉。

惟漢魏以後。則變而爲贈答。如李陵與蘇武詩。劉錕答盧諶。陶淵明酬劉柴桑。是也。此種贈答詩。只答其意而不襲其語。與國風不同。陶淵明雖亦間稱爲和。如和劉柴桑。和郭主簿。是也。然仍只答其意而不和其語。亦與國風不同。及至唐人乃一變而爲和韻矣。據困學紀聞。謂唐以後和詩有三種。一曰用韻。同在一韻中也。二曰依韻。用原唱者之韻。而不必照其先後之次序也。三曰次韻。用原唱者之韻。且照其先後之次序也。此體始於白居易。及元微之。至皮日休。陸龜蒙。乃愈盛。云云。（劉貢父詩話。珊瑚鉤詩話。皆言及和韻詩。與困學紀聞所言。大同小異。趙甌北謂六朝時已有之。然不過偶然一見。不多見也。）

接晚近通行之和詩。皆次韻也。又稱步韻。步亦次之意。自元白開其端。其流風至今而未已。而其體則適與國風之和詩相反矣。

總之。和詩自古有之。股肱歌及國風。和其語而易其韻也。漢魏以後。答其意也。唐以後專和其韻矣。國風重在能歌。故和其語而易其韻。漢以後詩不必能歌。故只答其意。唐以後徒欲以藝術之巧見長。既不必歌。又不必答其意。但以歷險韻爲工。故遂由用韻、依韻、變而爲次韻。其中變化之故。不難尋也。今人攻唐以後之和詩。可也。謂古無和詩。不可也。謂今後不容有和詩。亦不可也。

(完)

徐念慈與汪維甫（螺屋雜記）

前清季年之小說雜誌。自推梁任公之新小說爲最著。其次則小說林與月月小說。小說林之重要作者。爲天笑。東亞病夫。陳鴻壁女士等。月月小說之重要作者。爲吳研人。（按。陳女士廣東人。初助張默君辦神州女學。今自辦廣東女學。）此數人凡讀小說者無不熟知之。而小說林之創辦者。除曾孟樸外。尚有常熟人徐念慈。月月小說之創辦者。爲休寧人汪維甫。當日苟非有創辦之人。則雖有作者。恐亦無用也。故是兩人與小說之關係甚大。但至今二人久已物故。而讀小說者。亦無人能道其姓氏矣。

徐念慈號覺我。小說林中嘗見其著作。又嘗爲尙公小學教員。（卽今寶山路之尙公小學。）其創辦小說林。亦有宗旨。尤非汪君所能及。若汪君之辦月月小說。其用意略不同矣。

少年自然科學叢書

第一編

太陽·月·星

鄭貞文 胡嘉詔 編

第一冊 六角

先論太陽系的組織，
次論日月及八大行
星狀況與運行情形，
末推論彗星流星及
銀河系的大體組織。

空氣·水·火

鄭貞文編 印出

雲·雨·風

鄭貞文編 印出

山·川·海

鄭貞文編 印出

本叢書分十二編，由宇宙說到地球，由地球上的現象說到人類的生
活，將自然界的一切智識，包羅在內，取材行文，力求合於兒童的知能
和心理，並附精美插圖多幅，能使讀者如遊勝境，樂而忘返，確是初等自然
科學良好的補充讀物。

第二編

地球·生物·人

鄭貞文 編

第一冊 六角

詳論地球的生成現
狀，人類與動物植物
之由來，生物之淘汰
與進化，以及全生物
界的系統。

物性·力·運動

鄭貞文編 印出

電·音·光

鄭貞文編 印出

根·莖·葉·花

鄭貞文編 印出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詩選

蔣國善編

二冊 一元五角

本書選集徧及十萬餘詩集，上起三代，下迄現今，凡我國古今詩歌中之重要作品，攝英拔萃，搜羅殆盡。復經張皋如，嚴範孫，趙幼梅，諸先生，或爲增刪，或爲列次，或加校訂，歷時二年有半，所得可千餘首。其字義互異者，均經詳註。並加新標點新符號，益覺眉目清明。研究中
國詩歌者，得此一書，可以知其概略矣。

商務印書館出版

隱語詩考

胡懷琛

隱語詩。是中國中古時代時歌謠之一種。在南北朝時盛行。後來就不見了。這種隱語詩。可以說只有中國有的。任何別國沒有的。而因為文字的關係。也不是任何他國所能設有的。

他是詩中用個同音的字來代替本字。而那同音的字。也有意義。例如用「絲」字代「思」字。用

「梧子」二字代「吾子」二字用。「蓮子」二字代「憐子」二字。都是也有兼用意義的。例如用「黃蘗」二字代「苦」字。因為黃蘗是藥名。味是苦的。所以就拿黃蘗二字來代苦字。兼用意義的。有些像「象徵」。却又和「象徵」不同。

這一樣隱語詩。一般人以為是只盛行於南北朝。

南北朝以前以後都沒有的。其實不然。據我看來。自從詩經一直到現代。都是有的。不過人家不大注意就是了。

我今所要考的。就是南北朝以前的隱語詩。及南北朝以後的隱語詩。現在前將南北朝常用的隱語。舉幾個字爲例如下。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隴。果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

「芙蓉」隱「夫容」。謂夫之容貌。「黃蘗」

隱「苦」。「蓮」隱「憐」。

遣信歡不來。自往復不出。金銅作芙蓉。蓮子何能實。

「芙蓉」「憐」皆隱語。

匹。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起。適聞梅作花。花落已成子。杜鵑繞林啼。思從心下起。

「梅」隱「媒」。

將懊惱。石闕晝夜題。碑淚常不燥。

「題」隱「題」。「碑」隱「悲」。

死。嬌笑來向儂。一抱不能已。湖燥芙蓉委。蓮汝藕欲死。

「芙蓉」隱「夫容」。「蓮」隱「憐」。「藕」

隱「我」藕與我音相近。

以上都是南北朝時的隱語詩。

但我以為這種隱語詩源流很遠。決不是南北朝時才有的。

先說漢人的隱語詩罷。

涉江採芙蓉。(古詩十九首之一)

「芙蓉」隱「夫容」。南北朝人就是沿襲漢人的老法。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尚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古詩十九首之一)

「長相思」隱「綿」。借綿綿不斷絕之意。

結字也是雙關兩意。

橐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橐砧」隱「鉄」。鉄復隱「夫」。(鉄爲切草用之刀。第二句隱「出」字。第三句大刀頭隱「環」字。(因刀上有鐵環)。「環」復隱「還」。破鏡謂不圓之月。隱「半月」二字。全詩之意。一問一答。即云。「丈夫今在何處。」出門去了。「何時回來。」「月半回來。」

再說詩經裏的隱語詩罷。

伊其相諶。贈之以勺藥。(鄭風)。(勺藥今作芍藥)。「勺藥」爲離草。(後世以「將離」爲芍

藥之別稱。贈勺藥。寓惜別之意。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召南）

「梅」隱「媒」。雙關兩意。

此外如「螽斯」隱多子。「麟」隱仁厚之類。還很多。

再說南北朝以後的隱語詩。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却有晴。（劉禹錫竹枝詞）

「晴」隱「情」。

雨裏蜘蛛還結網。想晴惟有暗中絲。（粵東俗歌）

「晴」隱「情」。 「絲」隱「思」。

但是南北朝以後。此種隱語詩。很不容易看見。然

而從文學上應用到他種藝術上去。如圖畫雕刻之中。都是常常有這種隱語。譬如畫一幅牡丹花。上面加一個白頭翁。（鳥名）就是寓「富貴白頭」之意。

又如畫貓捉蝴蝶。就是寓「耄耋」之意。

又如畫瓜與蝴蝶。就是寓「瓜瓞綿綿」之意。

又如畫一朵荷花。一個盒子。就是寓「和合」之意。

諸如此類的畫甚多。在雕刻上。也是如此。而且應用到陶塑上去。

某氏筆記。嘗言。曾見一陶器水盂。上盤一螭。而另綴以一菱角。一荔枝。一蟾蜍。初不解其用意。後遇

識者。始知寓「伶(菱)俐(荔)不(鉢卽孟也)如
(蝮)痴(螭)」五字。這真可謂巧妙極了。

我小時候。曾看見婦女們繡花。也常常利用這種
隱語。如「貓蝶」「瓜蝶」。都是他們所常用的。又

如繡一棗子。一笙。一桂花。就是寓「早生貴子」
之意。

如繡兩魚一磬。就是寓「雙魚吉慶」之意。這種
隱語的文學。真是無處不在了。

(完)

二十回後之孽海花（螺屋雜記）

孽海花爲中國近代著名之歷史小說。作者自署東亞病夫。蓋卽曾孟樸也。今有正書局本之孽海花。共二冊。至二十回止。蓋爲未完之書。前數年他人有續爲之者。原著人曾登報聲明。謂不應襲用其名云。

孽海花原定六十回。其回目已載於第一回中。乃僅作至二十回而止。讀者惜之。然據余所知。二十回後。尙有五回。曾載小說林雜誌中。實共二十五回。惟後五回。不能成冊。故未重印成書耳。此五回之回目。與原定回目。亦略有出入。

另外一欄

涵秋遺稿

李涵秋先生的小說。有的人喜歡讀。有的人不喜歡。然無論如何。在李先生死了以後。要得到他沒有刊行過的遺稿。確不容易。我們用另一種的眼光看。喜歡讀他小說的人。固然絕對歡迎。就是素來不喜歡讀他小說的人。在這時候。也要讀一讀了。編者記。

卜得祥

卜得祥。儀徵人。有膂力。家貧。不能自給。遂投入軍營。充當兵士。時洪楊之亂雖定。而捻匪尙流竄大河南北。清廷憂之。命湘淮各軍。四面兜剿。有鄭奎者。爲豫之巨匪。與髮捻互相勾結。蹂躪地方。人民咸受其害。淮軍統領某。適駐斯地。以爲此獠不除。匪患不已。特派人到處緝獲。無如鄭之聲勢浩大。且常以

船爲家。不易得其蹤跡。一日。卞探悉鄭船去此不遠。私與同人計議曰。我輩欲建大功。今夜可至河下。將鄭某捉住。必得重賞。衆曰。君言誠是。其如營門鎖閉何。卞曰。是不難。屆時可越營壘出。大家籌畫。既妥。如法而行。詎料是夕天黑如墨。星月無光。颯颯陰風。逼人毛骨。足甫落地。咸疑有鬼。不敢前進。卞曰。汝等何膽小如鼠。請自使。毋溷乃公事。於是掉頭不顧。奮往直前。約二小時。已抵鄭泊船之所在。舉目遠矚。燈火燦然。知尙未寢。四圍復有無數賊舟環繞。欲前。實於事無濟。欲退。又以大言已出。恐爲同事所訕笑。不得已。泅水以渡。須臾。至船側。卽用手攀援而上。側耳細聽。中多笑語之聲。乃以指向船窗。輕輕敲之。窗忽啓。有人伸首而言曰。汝爲誰。語未竟。卞刃已斫斷其頸。匆匆攜之登岸。及抵營。更鼓猶連敲不止。卞從燈下審視。確係鄭首。蓋敲窗之際。鄭方與姬妾調笑。聞聲。疑爲部下。來此有事。探首外望。遂致殞命。翌晨。卞以鄭首獻於統領。統領嘉其功。并詢該首從何而得。彼一一具告。立拔之爲營官。不數年位至總鎮。如卞某者。不過出身一小卒耳。竟能不次升擢。官居軍門之職。未始非鄭匪有以玉成之也。語云。富貴逼人。信然。此事係其族人卞君瑞圖爲余言之。

狐友

潘小亭。少微賤。嘗傭於某鹽商家。遇事謹慎。不敢疏忽。數年來如一日。主人以其誠實可靠。屢加青眼。及長。其主謂之曰。傭工一事。本非正當營業。我念汝待我十餘年。尙自稱職。今以運鹽之權付汝。凡船戶欲裝吾家之鹽。至他埠者。此事悉歸汝經理。汝藉此可以另立門戶。潘聞之。感激無既。由是船幫中人。咸來趨奉。尊之曰潘先生。苟非潘先生許可。雖鹽積如山。他人亦不敢裝運。大權在握。囊橐因之充裕。妻黃氏。頗賢淑。生子五。均於政商學三界。各佔一席。人豔其富。目之爲封翁。而彼亦居之不疑。惟晚年以多財故。深恐盜賊來竊。至夜令家人盡睡。已則防守。終宵枯坐。殊無聊賴。不得已藉阿芙蓉以自遣。潘所居之宅多狐。輒夜出。亦不擾人。每當潘食煙時。狐即據榻與共。亦若慮潘之寂寞也者。潘喜其無惡意。且能爲伴。不之懼。遇啖梨棗。常分其半以食之。食罄亦不去。必俟潘睡。然後舍之他往。習以爲常。狐誠潘之良友哉。某年春。潘正吞雲吐霧。忽來一毛色蒼老之狐。向據榻者唧唧私語。榻上之狐。遂偕之而去。潘以爲異。翌夕。候狐狐不至。而屋中從此亦無狐之足跡。潘愀然不樂曰。吾家其將衰乎。不然。狐何棄我如遺也。入夏。長子以喉疫卒。孫與孫媳。又因傳染。相繼下世。逾歲。次子亦宦死廣東。潘以垂老之年。歷遭變故。鬱鬱成疾。終致不起。今則家道中落。而其後不昌。狐誠有前知之明矣。悲夫。

女鬼

新安友人顧維垣。嘗言其族祖某。從軍遠游。每宿市廛。必先各據席地。始得寢。否則爲後至者所有。會薄暮抵某郡。其邑初沃饒。以兵燹飢饉之餘。市井寥寥。然崇墉未毀者尙夥。衆卒咸各覓寢所。某偕友最後至一宅。見階堂之上。悉爲人據。乃覓至最後得一室。其中几案俱列。朱榻燦然。有輕綃之帳。合歡之枕。類人壺闥。喜謂友曰。彼等無福得此。而竟爲吾儕有。今夕何夕。得安枕福地矣。乃拂塵釋任。燃燭四照。見房中有一樓。一梯在焉。二人解衣枕戈而寢。至二鼓。人聲俱寂。其友漸入夢。某齡不安枕。猶輾轉未寐。煩思際。忽聞樓上砵然有聲。甚厲。以爲盜。驚起。以足探其友。而友酣睡如故。乃危坐隔帳以覘之。忽見樓梯上有雙翹垂下。以爲婦女之避兵者也。復幸其友未寤。冀得佳遇。無何。全身俱下。果二十許麗人也。喜甚。坐待之。見其珊珊至燈前。檢衽再拜。初拜而燈昏。繼拜而容變。被髮吐舌。非復前狀。大怖。以鎗指而待之。俄婦至帳前三拜。帳歛然自開。急發機。炮聲響處。色相俱空。四壁之寢者皆興。其友亦驚起問故。某備述其狀。衆爲之吐舌。明日詢諸邑人。是宅蓋久無居人云。

(完)

食慾難期奮興

如欲食量增進飲食有味必先使大腸清潔大便通暢有序勿令渣滓阻滯是爲切要因大便祕結或肝經失調則胃口必失且肝陽上升疾病頭痛口覺無味舌起厚苔口氣穢濁相繼而作矣平肝潤腸利便導滯之聖藥首推紅色清導丸一經服用立即見效丸雖微小乃是微利

妙品毫無肚腹絞痛不舒之虞

現予
無論
何物
均能
食矣
感
謝
清
導
丸
之
功
也



安徽廬江福盛祥布號汪驥良先生來函云鄙人春間曾患便閉胃滯肝旺等症購服紅色清導丸不數日潤腸開胃之功效立見足徵是丸有起死回生之力特此鳴謝韋廉士紅色清導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

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費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商務印書館珂羅版精印

碑帖墨蹟

【碑】

- | | | |
|----------|-----|-----|
|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 一册三 | 元 |
| 宋拓夏承碑 | 一册三 | 元 |
| 宋拓漢熹燕碑 | 一册三 | 元 |
| 舊拓漢楊伯起碑 | 一册二 | 元五角 |
| 初拓曹景完碑 | 一册三 | 元 |
| 舊拓廣武將軍碑 | 一册三 | 元 |
| 宋拓張猛龍碑 | 一册三 | 元 |
| 明初拓張猛龍碑 | 一册三 | 元 |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 一册三 | 元 |
| 宋拓皇甫君碑 | 一册二 | 元 |
| 宋拓孔祭酒碑 | 一册三 | 元五角 |

【帖】

- | | | |
|---------------------------|-------|-----|
| 宋拓淳化閣帖 <small>宋相藏</small> | 十册二十八 | 元 |
| 淳化閣帖 <small>(附釋文)</small> | 十册八 | 元 |
| 宋拓王右軍書 | 一册三 | 元五角 |

宋游相藏蘭亭玉泉本 一册一元五角

宋游相藏蘭亭宣城本 一册一元

宋游相藏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吳江史刻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墨蹟】

宋靖書出師頌 一册一元

褚河南臨蘭亭絹本真蹟 一册一元六角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 一册一元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册一元

蘇文忠天際烏雲帖真蹟 一册二元

朱子論語註稿墨蹟 一册三元

明賢遺墨 二册四元

姚惜抱墨蹟 一册一元五角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 寄 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說世界社
 印刷所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及大商務印書坊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千亦請註明
 五 投寄之稿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細註明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不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八 稿不寄之稿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
 九 稿不寄之稿先聲明郵資寄還原稿
 十 稿不寄之稿由本館酌定先商若投稿
 十一 稿不寄之稿由本館酌定先商若投稿
 十二 稿不寄之稿由本館酌定先商若投稿
 十三 稿不寄之稿由本館酌定先商若投稿
 十四 稿不寄之稿由本館酌定先商若投稿
 十五 稿不寄之稿由本館酌定先商若投稿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普通	上等	優等	特等	專等
正文中後	正文前中	封面之內面及封面之內面	封面之內面及封面之內面	封面之內面及封面之內面
二十八元	四十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全面十二
十六元	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半面
十元	十四元			四分之一
三元	四元			一方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日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五十三元	廿五元	一元五角	二元三角
四元六角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三分及二角為限 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閱諸君 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比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

背痛為腎病初兆宜
 服對症之藥以速其愈
 否則釀成痼疾此丸主
 治甚宏而於背痛最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五角每打十五元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 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